

還珠樓主

5

翼人影無雙

上海滙文書店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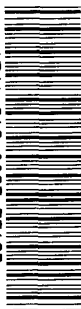
還珠樓主著

翼人影無雙

第五集

上海匯文書店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



AS41 212 0025 57198

505408

翼人無影雙目次

第五集

一 敲破鐵木魚五十年臥薪嘗膽……………一

二 幽崖明遠火異教警連山……………二〇

三 窺古洞鐵笛子陷身……………三八

四 毒刺鑽身鎖筋縮骨斜陽衰草遇怪驚奇……………五四

翼人影無雙 第五集

一 敲破鐵木魚五十年臥薪嘗膽

前文鐵笛子，南曼，晏文嬰三人，由岳王廟，殺賊上路，爲防賊黨警覺，發生枝節，又經兩個以雙環爲記的隱名英雄，暗中勸告，特意改走小路，先想多尋幾個幫手，準備明春應敵，因在途中，盼望黑鵬，不會相遇，想起此鵬，自從遇見賀回，被其引走，後來文嬰半夜出走，去向孫氏弟兄，暗中勸告，受逼逃回之事，連乃師六月梅，明月光雙劍夏南鸞，俱都在場，并將老賊尼法蓮大師，和神力羅漢，驚退回去，鵬却始終不見，心疑鵬已飛回，這類事，雖然從未有過，但是自己曾在途中，繞道訪友，事前又未指明相見時地，遇見賀回時，所約之處，已早過去，就算追來，經過多日，這大一片地方，也難尋覓，這時已是臘月中旬，相隔閩中，也祇兩日途程，正由大片曠野中經過，遙望前途天邊，人影出沒，知是前途村鎮，方想趕往打尖稍歇，準備連夜上路，可以早到一天，忽又見前面，現出兩匹快馬，其行如飛，正覺人馬都是少有見到，猛又瞥見最前面馬塵歡處，湧出一羣手持器械的土人，朝着兩馬，追逐叫罵，剛剛退回，二女必方一勸，那兩匹快馬，業已馳近，相隔約有半里，鐵笛子好似有什警覺，大喝追去，馬上兩人，也自改道，往旁急竄，二女忙同追趕，眼看鐵笛子，全力窮追，已快追上，

內中一人，忽然轉身倒坐，呼喝了幾聲，揚手發出一溜火光，兩腿一夾，馬行更快，翻蹄亮掌，貼地急馳，晃眼越溝而去，馬上人身子一轉，重又改坐復原，再看鐵笛子，似知逃人利害，業已停步，也在手指前面，朝馬上兩人，大聲呼喝，二女相隔較遠，文嬰剛聽出一兩句，南曼已大聲急呼，朝鐵笛子迎去，原來南曼，早就覺着來人眼生，就是仇敵一面，以前多半也未見過；否則，憑自己的目力，怎麼也能看出兩分，不知鐵笛子，何以這等急法，對方也似有意避開，望影而逃，正在邊追邊想，心中不解，忽見倒騎馬背的一個，一面發話，將手連揮，一面揚手，發出一溜火光，先當敵人，發出暗器火器之類，心方憤怒，待要加急追上，忽見鐵笛子，人已立定，正朝火星落處縱去，同時看出那火星，乃是一道旗花，作一弧形，向空發出，再往下落，并無傷人之意，因是白天，光不甚亮，二女相隔又遠，鐵笛子突然一追，心有成見，祇當來人，對直跑來，眼看臨近，見了三人，方始落荒竄去，形跡可疑，雙方呼喝之聲，又聽不出，二馬來時，後面又有村人，追趕喝罵，雖不知雙方怎會老遠把人認出，始終當作仇敵看待，不曾留意，及見旗花火星，宛如一溜銀線，落地即滅，插向冰雪地裏，長祇尺許，好似那裏見過，念頭一轉，立時醒悟，見鐵笛子，業已回身，忙即迎上前去，剛一對面，便見鐵笛子，手持一枝，形如一劍，長約兩寸，劍柄護手上，用火烙成雙環記號，似暗器不是暗器的小竹片，南曼驚道，那旗花我已想起，正是昔年師父用天山鷹名字，縱橫西北諸省，常用的信號，已有多多年未用，我還是在你未來以前，十來歲上，見到過一次，你

我下山以前，師父曾經說起，歸隱前半年，曾被一同道至交，將所剩幾枝旗花信號取走，并會仿製，也是一位前輩隱名老俠，名叫左直，八九年前，還到我們山中，訪看師父，考鐵笛子齊師伯，并與同來，聚了十多天，方始走開，由此不會再有信息，此老劍術高強，自成一家，連齊師伯對他，都極佩服，方才馬上兩人，用此旗花，又有這類雙環信號，莫非岳王廟所遇，便是這兩人麼，既是他們，爲何離村時節，那樣騷亂，彷彿曾在村中擾鬧，被村人追趕出來呢，鐵笛子笑答，他因何事，被人誤會，這個我還不曉得，但這馬上兩位少年，正是岳王廟所遇，一點不差，先因隔遠，雪風太大，他們又各戴着一頂皮風帽，更認不出面目，直到內中一位，馬上回身發話，叫我不要追他，并說，鵬已回山，不久新桃源，便有些事情發生，此來也是追趕我們，還借了人家兩匹好馬，因走大道，繞向前面，問出我們，尙未經過，村中業已留信，催我速回，我才聽出是也，到了前村，定知細底，我們快走，說完，三人又將未燒完的旗花消滅，匆匆往前趕去，這條路三人常走，土人十九相識，還未走近，已有幾個少年村人，迎上前來，鐵笛子笑問，你們怎知我來，改了形貌，也能認出，內中一人答說，不是爲了鐵大爺，還不至於得罪兩個好人呢，鐵笛子忙問經過，才知那兩個騎馬壯士，因由另一條路，飛馳而來，業已過頭，趕往前途老遠十里外，忽遇一人，得知鐵笛子等，尙還未到，并說，那是回山必由之路，知道趕過了頭，忙又折回，恰值腹飢，馬又跑了長路，便往當地打尖，因其馬快人強，新桃源諸俠，出山往來，均由當地經過，村人多半相識，情感最

深，內中兩個少年，曾受諸俠大恩，父母全家，死裏逃生，得安生業，養了一大羣羊，開些荒地，居然溫飽，感恩最切，無形中做了諸俠耳目，看出來人異樣，臨去時，又留下一信，令交鐵笛子事前并會探詢三人可會經過，於是設詞探詢，內一少年村人，不合賣弄聰明，盤問太過，說錯了話，來客中有一人，又帶女音，形跡可疑，再一故意取笑，說了幾句彷彿三人是他對頭的話，致將這兩個少年村人激怒，悄悄溜出，暗中約人，想將那兩人留下，等鐵笛子等到後發落，誰知來人，早在前途得信，知道三人，必由村中經過，和村人感情甚深，多少有點停留，同時奉有密令，不宜此時相見，身有急事，就此起身，還恐趕他不上，業已改變初計，將信留下，和店主人，說上兩句，便自上路，那兩匹馬，都是久經訓練的千里良駒，靈慧勇猛，面有長方，來人對他，又極看重，一路打尖投宿，都是先馬後人，早已喂過馬料，裝備停當，雖然鎮店，深居地底，但有一條上下馬匹的斜坡，一躍即上，動作迅速，突出不意，如何攔他得住，來這男女二位英俠，一半是嫌村人，盤問太煩，有心戲弄，一半也是故意引使生疑，以便鐵笛子到來，村人奸往告知，免得人不經意，萬一疏忽過去，見兩少年村人，面現怒容，相繼退出，知有舉動，心中暗笑，跟踪上馬，飛馳出村，衆村人在爲首兩少年，領頭之下，拿了器械遣出，人馬已跑出老遠，遙望前途，果然走來三人，形貌服裝，均與馬上人所說相似，又正朝兩馬追去，內有幾個壯漢，便拿了刀棍之類，欲往接應，見馬逃遠，迎將上來，見鐵笛子等三人果與方才兩人，所說相同，鐵南二人口音，一聽而知，對於營

地村人，又都相識，不會掩飾。自從當時認出三人便告以誤會，那兩個馬上人，也是朋友，并非歹人，這時，村人俱在等信，紛紛迎上，高高興興，一同走進。鐵笛子問出當地，沒有一個生人，打尖的過客，尙還未到時候，便請衆人，各做各事，不要圍在一起，以防現露自己形跡，並告那兩個少年村人崔細娃向春，以後就遇對頭歹人，有什可疑形跡，也萬不可招惹，以防吃虧受害，真要看出來意不善，可往閩中錦屏山，望江台，崖脚酒店裏尋汪四嫂母子送信，千萬不可露出形跡，其實，連這個也都無須，不過，你們好意，我們隱居之處，又無人得知，你們看不出來人深淺，滿腔熱心，無從發洩。閩在心裏難過，我們恰巧要在閩中過年，要去也可，無事却是不必，店主人早將書信交上，三人到了店裏，打開一看，才知那號稱鐵雙環的俠士，還是新婚夫婦，男名勞行健，乃昔年有名俠盜，鐵蜈蚣勞康，最小的一個孫子，從小便被大俠左直收去，雖是最後收的一個徒弟，因其從小用功，盡得師門真傳，成了傳衣鉢的弟子，乃妻卞綠萍，本領也不在他之下，雙方本無淵源，因同在外，行俠仗義，除暴安良，無心相遇，日久情深，去年方始成婚，鐵笛子平日，曾有一點耳聞，祇不知道細底，信上所說，也不詳細，大意是前在岳王廟相遇，本欲當面領教，一則，還有一點小事顧忌，二則，時候也來不及，等到事完，想要追往相見，先遇賀回，說黑鵬業已闖禍，不宜在外停留，已經夏太師叔，令其同山等候，并令勞氏夫婦，順路代訪一人，將夏南鸞的信送到，然後追上三人，告以前事，勞氏夫婦，本來急於與三人相見，事完便往前趕，并還向人借了兩

匹快馬，沒想到三人，沿途耽擱，走得雖快，反而落在後面，雙方取路，又各不同，直到追出老遠，均未發現踪跡，眼看相隔園中已近，方想，三人已快到達，還送什信，新桃源地勢隱僻，入口是一曲折幽深，長達兩三里的山洞，中間并有許多阻隔，外人無法走進，翻山過去，環村峭壁排空，難於翻越，還在其次，這兩匹馬，均是千里良駒，問人借來，放在山外，也不放心，又料三人，也許不會走過，正打算再走一站，分途改由小路，往回尋訪。忽又遇見一位前輩英俠，說三人走的，是另一條路，途中耽擱了幾天，又有兩處繞越，所以落在後面，但是你們，此時不宜相見，可速往三人來路迎去，最好背人相見，說完就走，不要停留，能用別的方法，把話傳到，不與見面更妙。并說，目前仇敵，正在大舉發難，因還不知新桃源那兩條出口，如照以前，專由山洞祕徑出入，也還無妨，爲了近三年來，山中諸俠，覺着一向平安無事，又在無意中，發現一處崖縫，覺着由此出入，方便得多，地勢也極隱僻，口外并有一個小村掩蔽，並作守望，入口就在靠近山脚，人家菜園之內，外表看不出來，佈置周密，當可無害，不知怎的，竟被仇敵，看出破綻但還不知細底，也未有人深入，如今派了許多有本領的徒黨，化成行商旅客，已往園中一帶窺探，也許發難甚快，不等明春，便有變故，也許還有兩個自恃本領的凶賊，不等羣賊會齊，先往生事，正邪相對，積怨甚深，宛如水火，不能并立，如今所有仇敵，俱都連在一起，內中還有這次救災，被七俠強制捐輸，懷恨在心，用重金聘請出來的凶險人物，凶焰甚盛，勢力並不在小，三人回山路上，又曾樹敵

結怨，勞氏夫婦，又將囚僧放逃，以致形跡顯露，雖因一路變形易貌，未被賊黨看破，因其切齒已久，難得羣凶會合，自不放過，在未回山以前，最好隱祕一點，好在這次仇敵，專心一意，與新橋源諸俠拚鬥，他那踪跡，事前照樣不願人知，在大舉進犯以前，多半不致爲害民間，即使遇上，如被看破，自然當時除害，不可放走，否則，便不必去理他。祇在暗中，查探他的動靜虛實，立時回山，共商應付之法，年底年初，如有事情發生，不是來敵，真個人多，也無須全數出手，事前將人分配，除山口要道，派上一兩個能手而外，東南面那片峯崖，看去雖極高險，崖那面還隔着兩條深溝大壑，又有大片密林阻隔，平日蛇獸甚多，連山中土人，俱都不敢深入，誰都不會理會，但是此崖雖險，并不能擋住這般凶人，祇被尋到適當之處，登高遠望，便易生疑，再如走近崖頂，看出下面這片樂土，隨時均可下來侵害，上面掩藏之處又多，防不勝防，平日必須多加戒備，至少也要分出一兩個能手，長期在外守望，才得免害等情，三人看出書中大意，山中形勢緊急，否則，不會這等說法，指點勞氏夫婦的老前輩，雖未明言，料是自已這面的師長，和夏南鷺一樣，在暗中相助，所以知道得這樣清楚，不敢怠慢，匆匆吃完，便自起身，往關中趕去，途中留意探詢，并未發現可疑形跡，漸覺信上言之過甚，一路飛馳，不覺已到關中江南岸的錦屏山下，因望江崖下，有一酒肆，也是山中耳目，意欲先往探詢，近日有無可疑形跡，山中可曾發生事故，再往裏去，到後，聽店主人汪四嫂說，山中戒備森嚴，并曾傳話，令其留意，但無事故發生，三人心方略定，又見天

已下午，當日天氣又好，打算不走山洞祕徑，就在當地吃完夜飯，逕由另一山口入內，就便查看形勢，照信上所說，向衆警告，指點一切，主意打定，便要了一些酒菜，坐將下來，三人雖有一身極好功夫，到底這多日來，不會休息，當日爲了早點趕到，祇早起打尖時，吃了一點，到了山脚，便覺飢疲，心想，人已趕回，且喜山中，無什事故，不如稍爲休息，就便吃飽，從容回村，免得回去太早，村中弟兄居民，見自己遠回勞苦，置酒犒勞，又多費事，并且山中夜飯，吃得頗早，中間還隔着一段難走的路，到時夜飯已過，還要累人重做，本打算省一點事，就便查看山口形勢，并無他意，因離山口還有二十幾里，不算入村道路，也未令人通知，發出信號，當地背山面江，加以閩中，氣候溫和，四時花開不斷，水碧山青，風景最好，崖坡一帶，更是觀賞之區，見天晴和，一點不冷，酒肆門外，又有一座山亭，二女本意，還想去往崖坡上面同飲，後經鐵笛子勸說，我們雖已回山，并未發現可疑形跡，勞氏夫婦的信，決非無因，還是隱避斷好，二女終嫌屋中黑暗，不能跳遠，於是改坐門前崖坡之上，店主又端來三把藤椅，三人隨意休息，吃了一陣酒菜，覺着精力回復，飢渴皆止，正在說笑，忽見山亭上，多了兩個年紀快老的人，都穿着非僧非道的裝束，一望而知不是尋常遊客，當地本是一個小村，因離江邊大鎮不遠，雖非水陸要衝，祇得十來戶人家，因是風景之區，居民都是近山土著，一半住家，一半兼作山產副業，有的種花出賣，有的經營山中土產，藥材獸皮，竹木器具之類，爲了地形高低不等，人家分散，至多兩三家，聚在一起，內中到有兩所酒

館，都是孤立崖旁，和臨江崖坡之上，另外一家，是個酒樓，設備較好，竹樓也頗高大，山亭建在中間坡上，相隔三人所去酒肆較近，一上一下，均可望見，這兩人由酒樓那面走上，開頭三人不會留意，等到對方坐定，方始看出，跟着，便見酒樓么師，送上酒菜，那二人就在亭中對酌，說笑從容，彷彿專一來此小飲，觀賞風景神氣，三人均是男裝，打扮又像土著，本來面目，已早改變，對方飲酒間眺，始終未見他留意下面，鐵南二人，却在暗中，看出有異，再一想起山中近來光景，越發生疑，便留了心，隔不一會，正靠在藤椅上，不時仰面，朝上窺着，見那兩人，酒菜要得甚多，擺了一大桌，菜仍送之不已，知道隔崖那家酒樓，生意做得大，準備齊全，專賣與有錢遊客，價錢甚貴，對方共祇兩人，這等大吃，不計耗費，決不是什麼好的路道，正在盤算，忽聽木魚之聲，隱隱傳來，心甚清越，從所未聞，附近本有兩座廟宇，常有游方和尚，往來掛單，木魚化緣，原不足奇，可是亭上兩人，正吃得高興頭上，聞聲好似吃了一驚，內中一個，當時起立，先探頭朝木魚來路，看了兩眼，不會見人，又朝同伴，耳語了幾句，神情似頗緊張，文墨在旁，看出這兩人神色不對，方想起身，去往和尚來路窺探，被兩曼暗中止住，隨將店主汪四嫂，喊往裏面，令其設法，往酒樓中，探詢那二人來歷，四嫂悄答，亭中兩位客人，今年春天，曾來遊山，山內外廟宇，都被遊遍，手裏甚鬆，像是兩個極慷慨的富翁，偏穿得那等神氣，因他裝束古怪，又肯用錢，我母子先會對他留意，後來看出，實是外來遊客，特意來此，尋一方外之交，每人均養有極長指甲，對人

和氣，舉動又像兩個讀書人，自在江場壩，大鎮店內，住了十來天，便各坐船走去，後聽船上么師歸說，二人坐船順流而下，祇走出幾十里，便有數人帶馬來接，老少都有，穿得十分講究，恰巧一遇，給了加陪船錢，就由當地上岸，一同騎馬而去，來那幾人，對他十分恭敬，我們料那是兩個別州府縣的紳富，故意穿着這樣出家人裝束，遊山玩水，雖覺這錢有錢的遊客，怎無下人相隨，心中奇怪，因見他不曾深入山內，祇在近山一帶遊玩，自說後山路險，一處未去，也未打聽你們，舉動斯文，不像會武，也就不曾在意，未往山中送信，前三日忽然又來，因在春天來過，一望而知，酒樓么師，是我堂姪，曾對我說，如今天氣，像這樣好的主顧，難得遇到，東家對他，甚是巴結，因其自說，鎮店中人多吵鬧，性喜清靜，并將後樓，勻出兩間，請他住在裏面，這兩人甚是高興，先賞了五兩銀子，說是走時，還要多付，他們忙上兩三個月，也得不到這多利益，人家出手這大，走時想必更多，連東家和么師，都說今年運氣，可以多殺一兩口豬，沾這兩位客人的光，過上一個肥年，我兒三毛，偏不服氣，上次來時，便硬說人家，來路不正，現在不是遊山時候，這兩人脾氣又怪，住的房祇得兩間，那大一片樓房，夜來不論他人在與不在，都不許人登樓，必須空出，否則不住，店主吳老漢，貪做生意，又覺年終歲逼，日裏偶然還有鎮上來的遊客，下餘祇是一些附近居民，貪他那裏火盆大，大家又說得來，前往吃茶，烤火談天，他們仗着臘貨醃得多，別的東西也都方便，有了吃客，現殺現做，都求得及，知道本地鄉親，沒有油水，不事前招呼，祇有幾樣現成酒

菜，麵和抄手（餛飩），這還是近年收成好，才常有人去吃，我這小舖子，仗着便宜，也連帶沾光，可是太陽，還未落山，人便散光，由他包下，也不會得罪主顧，便由他去，這還不奇，最奇是，來客吃得十分講究，每天都要單爲他殺上幾隻鷄鴨，別的菜更不必說，祇要是有，全須送上，越多越好，共祇兩人，怎吃得完，有時高興，每樣還嚼一點，否則，一碗碗原封不動是常事，因他照樣付錢，還給得多，剩下來的，樂得主人全家上下，多打兩次牙祭，以前吳老漢，心中不安，勸他少要兩樣，何必做來不吃，白花冤錢，內中一個笑說，平日家中飲食，比此還要豐富得多，業已看慣，雖因出遊人少，所用有限，不這樣，心便氣悶，酒量又大喜吃熱菜，菜樣子越多越好，不願吃回鍋的東西，不吃照樣付錢，你祇用點心做便了，吳老漢自然不便多說，我三毛却說，多有錢的人，也不應該這樣糟塌，定是錢來太易，才和水一樣，隨便流了出去，正在留心窺探他的動靜，人已離開，這次再來，三毛年輕，遇到生意清閒，常往隔鄰酒樓，烤火談天，今早他和我說，這兩客人，二次來此，移居酒樓之後，每日均命準備上等酒飯，菜要甚多，但不一定都吃，昨日夜裏，老早安歇，因其照例不許人上樓，本無一人走上，三毛年輕淘氣，不知怎的，恨那兩人，他和吳老漢的么兒最好，夜飯後，去往江邊，走了一陣，回來因么兒怕鬼，天又有霧，送他回家，這時，夜色已深，吳老漢全家都睡，回時想好一個題目，上去窺探，先還恐那兩人，看見不快，代人家得罪主顧，等輕悄悄掩到樓上，本意看上一眼，到底何故不許一人上樓，拿了借的東西，就往回走，忽見內

中一間，燈光外映，卻無聲息，祇當人已睡熟，隔着門縫，往裏一看，牀帳已放，牀前還放着兩雙鞋子，正要轉身，忽然一陣風過，櫺窗本來半開，牀帳被風吹起，才知牀上，并未臥得有人，再掩往別房一看，也是如此，越發生疑，今早趕去，恰巧那兩人，由外走回，說是快天明前，往觀日出，沒有看到，也許明早還去，命么師打兩盆水，一冷一熱，那兩人本有極長指甲，外面還帶着幾根銀套護甲，隔着衣袖，常將袖口支起，這時，彷彿短去一截，三毛心想由昨夜起便有大霧，今早更濃，如何往觀日出，內中一個姓馬的，忽將套甲，落了一個在地上，隨即伸手撿起，別人均未留意，三毛眼尖，看出那人，三根長指甲，均朝裏折轉，與平日所見不同，越發認定不差，因我說過他幾次，祇管暗中窺探，并未說起，所以你們來時，我未談到，方才三毛，打柴回轉，見鐵大爺在此，十分高興，先往後面洗手，和我說了一個大概，并說，他還想趕往酒樓，向吳家么兒，問兩句話，轉來再對鐵大爺說呢，南曼深知三毛，雖祇十六七歲，人頗機警心細，便將所聞，轉告鐵笛子和文嬰，三人正在低聲商計，準備命人，去往山口，向村中弟兄姊妹，發一信號，一面留在當地，查探這兩人的虛實，木魚之聲，已似由遠而近，聽去似由右側一條山徑上，緩步走來，因有樹林崖角擋住，那一帶坡陀林木又多，人却無法看見，亭中兩人，已各歸坐，似在暗中戒備，表面却作從容，若無其事光景，鐵笛子何等眼亮心明，雖未看出這兩起人，是敵是友，照此情勢，雙方必是對頭，如非有意尋敵，也是狹路相逢，否則，亭中兩人，不曾那麽緊張，并帶驚疑之容，斷定少時，必有

事故發生，敵人之敵，卽我之友，假定雙方，來歷不明，均非善良，也可坐山觀虎鬥，相機而行，主意打定，仗着地勢得看，便告二女，暗中留意，照樣說笑飲食，那木魚之聲，亦得甚慢，聽去似往這面走來，隔有頓飯光景，還不見人，亭中兩人，又分別探看了兩次，也似被崖角擋住，不曾見到，又隔了一會，和尚未來，三毛却由房後繞回，將鐵笛子，請到後面，悄說，亭中兩人，果極可疑，連昨日夜裏，也未臥在樓上，他那長指甲，龍眉龍袖，今日么師，前往送酒，便見他用細絲線，綁在手掌之內，不知怎會屈伸如意，這非是兩個強盜不可，鐵笛子還在追問，忽聽外面，二女笑說，這和尚怎麼這等神氣，忙卽走出，坐回原位，和尚已由前面，敲着木魚，緩步走來，看去果然奇怪可笑，原來那是一個身材瘦小枯乾的和尚，殘冬天氣，穿一件粗黃葛布的僧衣，洗得却是十分乾淨，人本瘦小得出奇，又在低處走動，遠望宛如一個十一二歲的幼童，走得又是極慢，上身不動，僧衣長可拖地，彷彿腳底，有什東西托住，向前緩緩移動，決看不出是在走路，所敲木魚，小得可憐，祇用一手，拿住敲打，但是响聲極大，老遠都能聽到，這時，太陽剛往西下，還未落山，和尚正由淺坡下面走過，相隔一近，看得更真，斜陽光中，照見和尚，面如黃蠟，生得愁眉苦眼，五官彷彿擠在一起，頭又極小，看去雖極醜怪，神態却極莊嚴，年紀老少，雖拿不准，決不會小，三人都是行家暗中留意，自從發現以後，看出他呆立地上，木人一般，身子僵直，緩緩前移，一手下垂，動都不動，眼皮也未見震一下，料知決非尋常人物，互相對看了一眼，文嬰正要開口，問那和

尙，彷彿功力甚深，爲何這等光景，忽見和尙立定，先把頭微抬，朝崖上看了一眼，再往前移去，亭中兩人，被他一看，直似吃了大驚，觸電一般，不約而同，突然并起，剛一離坐，又似這樣慌張，有些示怯，又同歸坐，可是還未坐定，對看了一眼，嘴皮微動，大有驚慌失措，坐立不安之勢，內中一個，忽然目射凶光，滿面怒容，由亭中走出，山亭相隔下面，約有三四丈，和尙已由三人所坐小坡旁邊走過，順路轉往正面，三方恰成了一個上下不等的三角，誰都可以看到，亭中兩人，略顯驚亂，轉眼也就回復常態，祇是二人一內一外，外面的一個，業已走到半崖坡上，另一個憑欄獨立，人已離席，假裝閒眺，目光却注定下面，手伸腰間，好似握有兵刃暗器之類，同黨立處，也似有心偏向一旁，與之斜對，和尙却若無其事，右手木魚，敲個不停，左手仍是下垂不動，因其行動遲緩，前一人業已走到半坡立定，和尙還未走到崖下，祇朝二人，仰望了一次，頭都未抬，亭內外兩人，却是如臨大敵，外面從容，內裏緊張，連想故意遮掩，氣已無法沈住，三人均知雙方，就要相對，雖不知那和尙來歷，但見亭中兩人，業已現出本來面目，神情凶狡，誠中形外，一望而知不是善良之輩，兩個對付一人，和尙人生得那麼瘦小，動作又慢，雖知此是一種獨門功夫，表面看去，到底強弱多寡相差，再一想到三毛所說，亭中人揮金如土，夜出早歸，雙手指甲，均可拘轉，隨意屈伸等等可疑情形，由不得對和尙，生出同情之感，尤其二女，都是生具俠腸，疾惡喜事，這類功夫，又和鐵笛子一樣，祇聽師長說過一兩次，從未見到，和尙生得那麼瘦小枯乾，亭中

兩人，本領雖然不曾施展，動作輕快，而又機警，亭外一個，脚底功夫極好，又已看出，越發偏向一面，南曼還在心裏，文嬰年紀最輕，更是天真，忍不住悄悄聲說道，那和尚雖不像個庸手，走得這等慢法，敗了准死，勝了也追人家不上，對方又是兩個，吃虧太多，我看那兩個穿得非僧非道的，既不是什好人，和尚來歷，雖然不知，怎麼也比這兩人好，我們到時幫他如何，鐵笛子連經好幾位前輩老俠傳授，老鐵笛子，更是見多識廣，劍俠一流，知那和尚，必早探明敵人在此，特意運足全力而來。看去瘦弱遲鈍，實則，耳目靈警已極，此時三方相隔，均祇兩三丈左右，因那崖頂，縮在裏面，坡下小徑，斜伸向左，和尚到了前面，然後折轉，業與自己這面，高低差不多，文嬰語聲雖低，難免被其聽去，本想勸阻，不令開口，繼一想，此舉正好利用，好在相機行事，暫時并不出手，便用頭微點，低聲笑容，文妹此言有理，不過，我看這位大師父，如非必勝，不會來此，人家定有過節，仇恨決不在小，我們祇防他那對頭逃走了，說時，暗中留意，見和尚的頭，微微側了一側，似已驚動，對面兩人，彷彿全神貫注來敵，別的均未留意，暗忖，我們的話，似已被人聽去，雙方業已對面，崖上兩人，對和尚也必仇恨深重，狹路相逢，雖在警戒，并無逃意，頗似旗鼓相當，人又多出一個，亭中那人，手中還暗藏有兵器，此時相持不動，出手必辣，第一次見到這種打法，真有一個看頭，看見汪四嫂尚在屋中做事，不知外面，就要發生惡鬥，還不怎樣，三毛立在旁邊，早聽出三人口氣，兩次想要開口，均被南曼止住，恐其年少氣盛，無知犯險，或是把話說

錯，留下後患，便借要酒爲名，賊往屋內，再借故跟進，匆匆囑咐了幾句，走到外面一看，雙方仍無動作，文嬰見夕陽，已快下山，和尚到了坡前，便面向山亭，不再移動，手中木魚，敲得越响，彷彿向那兩人，募化一樣，亭外的一個，便是三毛所說，姓馬的客人，到了半崖坡上，也自立定，木魚越敲越急，亭內外兩人，神情也似越發緊張，各將一雙凶睛，注視在和尙身上，絲毫不懈，知這兩個人，明是強仇大敵，相逢狹路，如何長此相持，誰也不肯先發，想要開口，又因鐵笛子，連番示意，不使多說，心正奇怪，忽然發現亭中，還有兩個酒樓送菜的么師，似問過客人，正收盤碗，忙在一起，亭中那人，忽然側顧么師，嘴皮微動，也不知說些什麼，目光却仍看定下面，并未回頭，想起此時，路靜人稀，又是殘冬時節，遊人早已歸去，這兩人莫要支使么師，出什花樣，忍不住，悄悄南望，亭中還有兩個么師，莫是要等人都走光，才動手麼，鐵笛子聞言，瞥見內一么師，業已拿了盤碗，由崖那面走下，忽然心動，暗道不好，因恐亭中兩人驚覺，忙由屋後穿出，繞崖而過，仗着身輕行速，晃眼繞過崖去，見那么師，業已走到崖脚，將提盒盤碗，放在去往酒樓一面的平石之上，待要轉身，往崖前走去，因有崖石擋住，上面兩人，又對和尚，全神貫注，并未看見，忙將么師，用手式止住，賊往一旁，先打出平日信號，再行低聲探詢，新桃源這些男女英雄，善名遠佈，幾於無人不知，雖然諸俠，形跡隱秘，近山一帶的居民，祇當人在秦嶺隱居，不在當地，每次出現，形貌又都改變，輕易不露鋒銜，有時人們受到救濟，還不知道是誰，那信號却都曉得，那么

師又是一個窮人，由汪四嫂手裏，得到過兩次周濟，說是諸俠所贈，知其相識，無奈汪家母子，不肯吐露，幾次想要當面拜謝，未得其便，汪家酒肆來往的，都是一些窮酒客，怎麼留心，也看不出，祇得罷了，不料無心相遇，形貌雖未見過，身材却與所聞相等，驚喜交集，正要禮拜，鐵笛子忙即止住，問出亭中那人姓穆，未說名字，今日酒才吃了一半，不知何故生氣不吃，先命撤去，後來又說，山下和尚，吵得心煩，如能多約數人，將其趕走，不聽就打他一頓，事完重賞，有一個，算一個，祇肯上前，全都有份，么師見那和尚，瘦小可憐，無故打罵趕走，於理不合，無奈這兩客人，財勢彷彿甚大，脾氣古怪，說到必要辦到，不敢違背，又貪得點銀子，回家過年，打算先用好言勸告，請和尚離開，再在暗中遞點子（打暗號），說那兩人，最恨和尚，不肯施展，向他捐募無用，如肯假裝被逐，不敲木魚，避往一旁，得了賞銀，與之平分，不聽再往酒樓和人商量等語，鐵笛子聽出二賊陰謀，照此情勢，必知敵人，不肯傷害善良，特意用銀子，賣動無知的人，向其打罵，分去對方心神，冷不防暗用煞手，越發憤怒，對於和尚，也更同情，忙告么師，可速歸告東家，此是兩個惡賊大盜，所說你萬不可聽，連亭中同事，也須設法喊下，和尚是二賊的對頭，本領甚高，轉眼雙方，就起惡鬥，如非見你二人，尚在亭內，恐遭波及，業已發難，如缺錢用，我會給你，你還要代我，招呼別人，不令近前來看熱鬧，以防二賊拿人，做擋箭牌，一個不巧，不死必受重傷，絲毫疏忽不得，幸而這裏，人都散居，和尚募緣，看慣無奇，又當吃飯時節，無人出視，還好

一些，不過，你回到亭中喊人時，絲毫不可露出真意，祇說下面人少，要他幫忙，到了下面，你們速往酒樓那面，見有人過來，速即攔住，也不可以多管閒事，二賊如逃，急速避開，別的話不必多言，快些去吧，說完回轉，又等了不多一會，那師人頗聰明，并未走上，竟在亭旁半崖坡上招手，將同伴引走，鐵笛子料知亭中么師一走，雙方便要出手，果然亭中么師，是被姓穆的暗中喊住，先在他身後，往來做事，一直未停，偶然去往亭後，傾倒殘骨着，轉眼也就走回，穆賊全付心神，又在下面，先未留意，人走之後，忽似警覺，面上立現蹙怒之容，嘴皮微動兩次，三人剛聽出是喊那么師名字，忽聽木魚聲止，和尙將頭昂起，朝着上面笑道，一位師兄，別來無恙，我已在此，恭候多時，事隔多年，你們雖不似我老醜，年貌也都大變，又穿着恆山諸道友一樣的裝束，更易魚目混珠，我都認得出來，莫非我這受盡千災百難，連人形都長不全的沙彌，你們還認不出來麼，你留的那么師，業已被人喊走，你方才知我，決不違背師規，傷害無辜，想買出點人來，爲你保命，還可就勢合力暗算，陰謀毒計，想得真高，可惜善惡昭彰，不能如你的願，另有能分是非的人，知我要看住你們，暫時不能走開，我又一向窮苦，常人也不會信我好話，業已代我將那受愚的人止住，并將亭中同夥，也同喊開，業已失去擋箭牌，我已無須投鼠忌器，任你心機，多麼巧妙，有什麼用呢，莫非人家在邊旁，說了那一陣，你雖比我，隔得稍遠，難逃你二人，把少陽真訣，巧取豪奪了去，轉過數十年，相隔三丈以外的話，人家不過上來仔細，聲音稍低，就聽不出來麼，想起我五十

年前，被人用陰謀殘害，又將我姊姊慘殺，害得我五體，不能長全，千辛萬苦，九死一生，日夜苦熬連受三年慘痛，死活兩難，如非仇深恨重，立志算這一筆舊帳，差不多每日都想自殺，脫離苦海，總算還有一點骨頭，居然於三年苦難磨折中，掙扎出來，和你們相見，不止一次，均被陰謀滑脫，末了一次，幾中毒計，爲你幫凶所殺，我又回山，苦練了二十年，事前又託兩友人，向外傳揚，說我傷重身死，使你不再防備，新近方始出山，重算舊帳，但我一向明人不做暗事，未到以前，這小木魚的聲音，想已聽出，我因昔年，仇恨太深，既是最後一次，你那幫凶，自然不能放過，你們費了一年多功夫，尋他不到，却先被我尋着，如今已被我請往山洞之中安居，祇是還本，想等把你二人請去，當面質對，再算利息，你二位走到天邊，我也必能尋見，避我無望，我已立志，親身算清這筆舊帳，不望旁人相助，祇恐有人，無知受愚，添出麻煩，使我費事，難得有此一你好心人，看出你的陰謀，代我打發，我真對他，感激萬分，你兩個不必遲疑，今日之事，終須一分曲直，上次你說的話，勝者爲強，無理可說，我也不必多言，今天我還是孤身一個，到看看有無公道報應，你們放心，我和從前一樣，雖然放你不過，祇要你們不溜，肯跟我走，決不先就出手，如再不服，我們末次分手到今天，又是二十一年了，誰的深淺，也不知道，難得聽見我的木魚，你們竟不會走，想有自知之明，知此木魚，乃北極寒鐵所製，又是聽熟的聲音，我如不在人間，木魚落在別人手中，此是師門遺物，四寶之一，還可就便劫奪據爲己有，如其我并未死，二次出世，或是託了什麼好

朋友，既然尋來，無論走到何處，也是無用，看意思，你們既已打算合力同上，和我一拚，如何還不拿將出來，莫非我所說，還有什麼委屈之處，你們有什麼要說麼，和尚聲低而長，字字清晰，一口說完，彷彿氣都不曾緩過，說時，崖上兩人，始而呆若木鷄，祇管注定下面，面容瘳厲，目射凶光，但似被人刺中心病，情虛胆怯，無話可答，又似暗中蓄勢待發，一面留意敵人言動，待要乘隙反擊情景。

二 幽崖明遠火異教警連山

鐵笛子等三人，旁觀者清，方覺和尚口氣，不要人幫，雖似仇深恨重，以一敵二，對方兩人，決非弱者，這等說法，也必有其自信之處，同時，窺見姓馬的，立在半崖坡上，本是目不轉睛，專朝下面注視，忽朝自己這面，先後極快的瞟了兩眼，好似恨毒自己，多管閒事，怒不可止，知已種毒，三人本想出手相助，雖然不在心上，但知這兩個凶人，決非好惹，互打手式，各自暗中戒備，鐵笛子心想，方才說話，語聲甚低，這兩個凶人，對我們始終不會在意，難道我和么師的話，竟被聽去不成，和尚話已說完，崖上兩人，略爲一呆，不約而同，面容立變，互相猶笑了一聲，姓穆的剛要開口，姓馬的已當先發話，從雙方相對，便是滿面猶厲之容，後半更甚，馬賊本來怒極，剛說得一個你字，忽又強作笑容，朝下說道，十二弟，你先不要記什前仇，聽我一言，人生朝露，能活幾時，我們都有不少年紀，何必這樣認真，如非當初，你受磨折太深，那有今日成

就，昔年恩怨，不必再提，無論如何，現在你比我們總強得多，我們知你，感激師恩，對那幾件遺物，和少陽真訣，未必忘情，三日之內，全數取來奉上，一切是我之過，與五師弟無干，真不願意，三日之後，你祇說出地方，我必到場，了却這段公案如何，和尚方笑說道，你真當我，還是小娃兒麼，你說我的本身，便是殺師殺姊之仇……，底下的話，還未出口，姓穆的先要開口，忽又停止，也改了笑容，望着下面，三人見這一面，業已露出求和之意，方想，聽和尚口氣，分明臥薪嚐胆，切齒多年，又有殺師殺姊之仇，豈肯容易放過，二賊說此廢話，平白丟人，轉不如乘着和尚，不要人幫，縱身逃走，還好一點，照眼前所聞，雙方功力，便不相等，也差不了許多，縱不能敵，逃總可以，這類惡賊，均無信義，再要分途逃走，怎麼也不致於全數送命，這等膿包作什，心念才動，就這轉眼之間，忽聽嘶的一聲，又勁又急，由山崖上，發下一股，形似黃烟，帶有極細火星之物，照准和尚打去，其急如電，驟出不意，甚是猛惡，三人不禁吃了一驚，原來穆賊，人更凶險，早看準當日，不能善罷，暗中作好準備，就這居高臨下之勢，悄沒聲打將下來，那東西剛由身旁取出，約有一尺多長，形似一個銅管，所放像是一股微微帶光的黃氣，火槍也似，朝下猛射，鐵南二人，曾聽師長說過，料是連山教中，毒砂火筒，非但比尋常火槍，猛惡百倍，所發毒砂，形如一股黃色光氣，中雜無數米粒大的小火星，威力極大，無論打中何處，當時爆炸，并還具有奇毒，端的凶毒無比，教中還有幾件凶器，都這一類東西，雖然教規極嚴，人不犯他，他不犯人，在正邪

各派中，獨樹一幟，正教中人，見他一意苦修，操行堅毅，一向隱居深山之中，近兩三代，徒黨不多，極少在外走動，平日優容，從未與之爲敵，對方也輕不肯顯露形跡，相安多年，暫時雖然無事，但是這類凶器太多，人心不一，傳將下去，將來徒黨，難免增加，如其有人用以爲惡，豈不討厭，當初諸位老輩劍俠，曾爲此事，親往黎母山中，登門訪勸，爲首末一代教主，偏不肯聽，力言，他那徒弟，入門極難，要經許多考驗，才蒙收錄，法規又極嚴厲，祇有捨身救人，決不致於在外爲惡，并向去的人，一口担保，如其他那門人，敢在外面作惡，休說本人，應正教規，便他自己，也必看那事情大小，當衆自罰，去的人見他，雖然剛愎自用，但與別的異派凶孽不同，人頗正直，既是這等說法，暫時祇得聽之，誰知隔不兩年，忽聽教祖羊良，道成仙去，門人最有本領的，共是十二個弟子，和一些徒孫，均奉遺命，分別遣散，從此關了山門，靜等功行圓滿，修那仙業，誰也不再收徒，由此便無音信，他那徒子徒孫，行踪一向隱秘，在外又不生事，除却他們自己，背人相見，還談幾句，彼此之間，親密已極，對教外的人，便是妻子骨肉，也不吐露一字，因此無人再知下落，諸位師長，偶然談起，均說，乃師不是身死，便是避世隱遁，斷無成仙之理，此是門人故意造的謠言，因其極少顯露形跡，祇聽說青海有他教徒隱居，老鐵笛子，還曾前往查探，均無所得，不料在此相見，并且還是他那十二弟子中人，想起黃砂毒火的利害，心中一驚，正在低喝，文妹小心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姓馬的本來不安好心，也在此時，一同發難，揚手由袖口內，打出一串數十點

豆大的綠光，三人這才看出，崖上二賊，事前早有準備，故意立得一正一斜，上下兩面，一齊夾攻，好使敵人，無法防禦，用心實是陰險，心方激怒，因二賊發難特急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目光到處，形勢已變，原來和尚，也是此中得手，早有準備，黃烟毒砂，剛似連珠霹靂，向下打到，他這裏一隻下垂不動的左手，已自揚起，手却未見，呼的一聲，由袖口內，突然伸出一件兵器，形如滿月，又像一個網蟲袋，但是較淺，出手加大，張將開來，方圍約有兩三尺，正好擋住前面，先將兩股黃烟兜住，另一手同時微抬，木魚連搥，一齊落向袖口裏面，手掌向前一按，恰巧馬賊所發一蓬綠色火星，暴雨一般，連串打到，吃和尚手掌往外，凌空連擊，祇聽呼呼之聲，頭一股黃烟火星，已被形似網袋之物，全數兜去，大蓬綠火，也被劈空打落，四下紛飛，大小爆炸之音，宛如正月裏的花炮，響成一片繁音，轉眼便息，二賊似知暗算不成，已各停手，人仍立在原處未動，和尚却往上面走去，移動更緩，走了幾步，重又立定，這時，斜陽業已落山，祇剩小半輪沒有沈沒，迴光映照，大片崖坡林木，均成紅色，那些新爆炸的毒火，落在衰草地上，當時點燃，有的連山石，均被炸裂，和尚從容應敵，始終神色不變，兩起毒煙毒火，被他收的收，打的打，一陣爆音過處，同時消滅，連內中一株被毒火炸傷點燃的矮樹，也被劈空一掌，將火打消，往前走了幾步，見上面二人未動，重又立定問道，你兩個惡貫已盈，你將師父被害，臨終以前，密藏山腹的五毒神砂，和青磷珠，千方百計，盜掘出來，要在上次，乘我驕不及防，或者有點用處，方才你已試過，可能傷

我，實對你說，我多少年，苦心孤詣，非報殺師殺姊之仇，爲人間除此大害不可；未來以前，早就探明你們細底，何況你那兩個幫凶，昔年那大凶威，日前被我請去，他知道我的脾氣，並沒有幾根好骨頭，把你們的細底，又全獻出來了呢，任你文武明暗都來，除非和五十年前一樣，將我害得言動皆難，或者逃生有望，否則，你將這兩件凶器，偷到手中，已有數年，這裏面造孽害人，不知多少，休說還有昔年舊帳，便按師門規矩，也須照你昔年所發誓言處置，反正是跟我走，何不大大方方，偏要驚動附近的人，結果仍是不免，何苦來呢，說時，二賊面容，越發瘳厲，尤其馬賊，隨同和尚，前進之勢，往上倒退了幾步，先是十分恐怖，後想拚命，又知此舉無幸，欲發又止，穆賊却由亭中，目注下面敵人，緩步走了下來，看意思，似往同黨身旁走去，又防和尚，突然發難，神情分外緊張，三人見他，雖未動手，上半身隱隱顫動，知這二賊，功力甚深，對於仇敵，不知如何，這等怕法，明明有路，偏又不肯逃走，心方不解，這一次却是和尚發難較快，話到末句，見對方怒目相視，無言可答，突然往上衝去，三人那好目力，均未看真，當時祇覺斜陽光中，人影一閃，和尚和地老鼠一般，其急如箭，已到了崖坡上面，鐵笛子先見馬賊凶睛，不時又瞟着自己一面，知其恨極遷怒，想要報復，正向二女提醒，不料和尚，動作這等神速，并還捨了馬賊，先朝穆賊身前衝去，剛看出穆賊，手朝自己這面，未及揚起，和尚恰巧衝到，雙方祇一照面，耳聽呼呼兩聲，兩條微光，映着斜陽，微一分合閃動之間，急跟着，又聽一聲怒吼，罷了，再看穆賊，似仍立在當地

未倒，心正奇怪。不料馬賊，業已乘機縱起，這一躍，真個又高又遠，人如驚鳥投林，箭丸急射，逕朝三人頭上飛來，三人早就防到，但沒料來勢這快，馬賊臨逃，還順便害人，總算事前戒備，本領既高，身邊兵刃暗器，又都現成，長衣業早脫下，取用方便，鐵笛子更因聽出二賊來歷，加了小心，再見馬賊，幾次怒視，毒火和毒砂，那樣利害，想起心驚，竟將腰間輕易不用的師傳利器鐵笛子，暗握手內，運足罡氣相待，另一手又握着鈎連槍柄，百忙中，瞥見馬賊人影，由對面坡上，斜飛過來，勢子又猛又急，一聲大喝，呼的一聲，隨同三人紛紛縱避之際，右手鐵笛，朝外一揮，左手鈎連槍，乘着敵人手被打傷，飛身往前一送，剛剛一槍，刺中敵人後背，覺着其堅如鐵，不曾刺進，心中一驚，第二鐵笛，正待發出，二女手中暗器，已同打到，馬賊本想就勢傷人，一面忙着逃生，因三人打扮，都像村中土人，年紀又輕，自恃太甚，未免驕敵，先打算凌空抓走兩個，就勢在飛過時，將另一人打死，落到坡下，能逃則逃，如其不能，便將這兩少年，做擋箭牌，祇要仇敵，愛惜人命，受了師門舊規顧忌，當日放過，便有逃生之望，誰知三人，武功甚高，便是對面動手，憑鐵笛子，也不致於爲他所敗，何況對方，早已准備，一擊不中，還受到三面夾攻，如何能當，因想人過之時，回手發那毒火，錯了主意，稍一疏忽，瞥見三人，紛紛縱避，百忙中看出當頭一個，手中拿着一枝鐵笛，心方微動，呼的一聲，一股罡氣，已朝右手掃到，當時捱了一下重的，不是功力高深，手膀已斷，奇痛入骨，心裏一慌，那裏還顧傷人，再說，二女又都避

開，也抓不中，馬賊去勢太急，身已凌空而過，負痛驚慌中，背上中了一槍，雖未刺進，痛楚却也不輕，剛勉強提着真氣，待往下落，覺着還是逃生要緊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又連中了幾枝暗器，二女見他，無故暗算行凶，不禁大怒，同聲喝罵，因二女兵器沈重，先沒想到馬賊真會來犯，沒有取出，祇各拿了幾枝暗器，暗中戒備，一見馬賊，這等凶惡，正要拿起兵器追去，一條小人影子，已似電一般，由三人身旁飛過。凌空下落，飛得更高更遠，馬賊已先落地，正待縱身飛逃，聞得頭上風生，一條黑影，帶着一股急風，當頂壓倒，似知萬難幸免，手又重傷，頭和肩背，又捱了幾下重的，連想拚命，都辦不到，祇怒吼得半聲，忽將雙手一放，挺立不動，面容更加慘厲，那黑影正是和尚，本來兩手平分，黃鷹捉兔，當頭下擊，見狀立即收勢，輕輕落向馬賊面前，正說不管善惡，你也自命人物，何苦這樣丟人現世，我先看出老五，對那三個少年，起了凶心，防他陰謀暗算，我不願人家好心，爲我受害，你在我真氣未運足以前，抽空逃走，并非無望，我爲保全這三個少年，又是初見，不知根底，心疑他們，決非你們之敵，業已咬牙忍痛，准備今日不能全數將你們請走，剩你一人，任你逃往何方。不過多費點事，早晚仍能擒到，使老五和那兩個幫凶，多出幾天利息，稍洩當年仇恨，未始不可，誰知你這麼沒出息，那三個少年，我已看走了眼，竟在你們乘隙行凶之時，將你打傷，你們事情，終歸一樣，好端端累我兩次承人的情，這是那裏說起，老五業已明白過來，我這是代師代姊復仇，你看我按照本門舊例處置，另外還有一位比我長一輩的老

人，代爲主持，便我今日，敵你們不過，這位老人家，也不會放你們漏網，此是何人，總該明白了吧，說時，三小兄妹，已由坡上趕下，穆賊本在崖上，也從容走來，立在一旁，一言不發，二賊面上，都似悔恨交集，神情沮喪，并還帶着咬牙忍痛之容，馬賊手腕，被鐵笛子，打成重傷，看去還好一點，穆賊和敵人，祇一照面，略爲接觸，人并未倒，身上不像受傷，不知怎的，神情最是苦痛，頭上直冒冷汗，周身都在發抖，左近居民，均經么兒和三毛，分頭勸告，說鐵笛子，招呼在先，須防誤傷，雖未上前，爆音起後，都在門首，掩身眺望，看出二賊，凶威盡失，鐵笛子等三人，又在當地，漸漸由遠而近，試探着圍將過來，鐵笛子覺着二賊，凶心難測，休看去了爪牙的蛇虎，稍爲激怒，仍不免於受害，正在揮手，不令上前，并叫三毛，前往勸阻，和尙已朝三人笑道，你們便是鐵笛子齊全老弟的門下麼，今日多蒙相助，行再相見，我不願驚人耳目，致生謠傳，幸而這裏人少，看他們都能聽你的話，請代分說幾句，怎麼說法都可，祇不要張揚出去，便感盛情了，三人一聽和尙，和師父這等稱呼，忙卽禮拜，并問姓名來歷，和尙連忙攔住，笑說，我便是苦沙彌，此時無暇多談，也許相見在後，我暫居附近山中，事完就要離去，最好各走各路如何，三人知其押了二賊，去往所居洞中報仇，另外還擒得有兩個同黨，先想跟去，一探下落，後聽這等說法，再一想起山中有事，便同應諾，各自歸坐，遙望苦沙彌，獨自在前，二賊垂頭喪氣，緊隨身後，和尙走路，上來并不甚快，既不怕二賊，在後暗算，也未防他逃走，頭都不同，便往崖旁那條隱僻的山徑中走

去，轉眼穿進樹林，不知去向，文嬰好奇，大家都酒足飯飽，覺着路繞不多，打算跟去，鐵笛子力言不可，要去尋他，也不在今天，我們有事，方才又曾出手，且喜沒有生人在此，還要多留點心，先回山去要緊，說罷，強給了酒飯，又令三毛，去往別家探詢，方才有無發現生人，仗着平日人緣，向在場村衆，勸告了一陣，方才之事，連自己踪跡，也不可向人提起，好在人家不多，轉眼傳遍，三人也就起身，往新桃源走去，途中回顧，四無人踪，忙將脚步放快，往前飛馳，這時，天已黃昏，山月初起，被側面山崖擋住，光景昏黑，寒風蕭蕭，殘冬景物，甚是荒寒，如換常人，離身數尺之外，便看不見，三人因是練就目力，道路又熟，走得飛快，先因和尚，說是住在附近山中，當地除新桃源外，祇東南方，高崖之後，有兩處大的洞穴，地勢也最隱僻，常人足跡，決走不到，此外崖洞雖多，并無可以藏人之處，又覺奇僧苦沙彌，走路要慢得多，也許途中，能够發現，格外留意，正走之間，忽然側顧東南半天空中，似有火光，連閃兩閃，并似有人影，在火光中隱現，再看業已無踪，鐵笛子地理最熟，暗忖，村中東南方一帶的高崖祇此一處山缺，可以望見崖頂一角，也不甚長，平日如不留心，便由這裏走過，也看不見，新桃源地勢隱僻，這片高崖，更是東南屏障，爲了山路迂迴曲折，形似旋螺，歧徑又多，外人決難尋到，祇此一兩丈空隙，可以遙望，相隔不到十里，以前便覺着如有外人，來此窺探，此是一個破綻，曾和村中兄弟姊妹，商計過一次，後見日久無事，并令大家，來此遙望，凡是未經指點過的人，均連試幾次，并無一人看出，此是去往入

口山村要道，外人足跡，從未發現，縱有深入遊山的人，中途也必分岔往二十三灣，和十七盤山谷之中，疏忽過去，不是勞氏夫婦，留書警告，還未想到，這裏地勢較高，過去雖是山巒雜沓，相隔都近，看那火光，離此頗遠，業已高出天半，火光中似還有人影一閃，分明火光甚強，否則，相去這遠，至多看見一兩點火星，人影如何能見，如非轉眼熄滅，還當發生野燒呢，照此估計，定由新桃源東南方，那片峭壁危崖之上，發出無疑，全村均是這類危峯峭壁環繞，惟獨這片峭壁，又高又險，武功稍差一點，便難上下，又偏在人家屋後，平時無人留意，當此年終歲逼，仇敵快要大舉來犯之時，防人窺探虛實，還恐不及，村中的人，決不會自往高崖之上舉火，引使來敵注意，越想越覺可疑，便告二女，加急前馳，再往前去，就有火光，也被沿途山嶺擋住，看不出來，因防當夜山中，發生事故，本山附近，又隱居着幾個怪人，聽方才所遇奇僧苦沙彌，雖是他數百年前，開山老祖，連山大師的最末代徒孫，他們家規，也極嚴厲，其能傳流這多年代，也由於此，直到末了祖師羊良，始而想要發揚光大，收了一些徒子徒孫，連經諸位前輩劍俠，親往勸說，峨嵋派最後留下的兩位長者商風子，周雲從，因和羊良交厚，臨走以前，并會苦口勸告了三日，均不肯聽，隔了不久，便有成仙謠傳，門人俱都遣散，最有本領的十二弟子，也都不知何往，諸位老俠，因覺對方，終是旁門，羊良失跡可疑，早就疑他門中，發生變故，事隔數十年，今日果然應驗，雖是他們，自家火併，與我無干，那幾個幫凶，不知是誰，目前正當多事之秋，是否因此引出別的變故，尚不可

知，萬一雙方身後，俱都有人，此事還不算了。或是這十二個弟子之中，尚有餘留，已被敵人，勾結了去，豈不多出麻煩，這般人的本領，又是那麼高強，自成一家，再加上他門中的毒火毒砂之類，稍一疏忽，便爲所傷，方才又與內中兩人結仇，一被逃走，便是後患，如何可以大意，一路盤算，不覺走近山口，見前面月光，已掛松梢，夜景清明，山口一帶，氣候溫和，山民在爲首諸俠，相助之下，山內外人，均有田產，日子過得甚好，殘年向盡，家家都在准備過年，人未走到，便見樹林中，燈光隱現，約有十幾點，遙聞笑語之聲，知道臘八已過，山民忙了一年，乘着月明風靜，空閒時候，正在製造年貨，三人方想，山中如有變故，人們不會這樣安靜，跟着便聽犬吠之聲，先是幾條大獵犬，由斜月光中，猛竄出來，鐵南二人，與犬相熟，知道這裏的狗，都是由西藏帶回來的兩條猛獒藏犬，與山犬交配而生，全山內外，共有十幾隻，猛惡非常，耳目尤爲靈警，初意山中偷吃蔬菜五穀的小獸太多，并有白額青狼出沒，用以守夜，以免侵害田產牲畜，後來看出那犬性靈，閒來無事，大家訓練，居然練得深通人意，能分善惡，全山內外的人，固都認得，遇上祇有親熱聽話，便有外人到此，除非真個形跡可疑，才將人攔住，發威怒吼，或是將其撲到爲止，不奉主人之命，便是對方拔刀相對，也決不傷來人性命，但那來勢，實在驚人，惟恐文嬰誤會，笑說，此犬不會傷人，文妹不要理牠，文嬰笑答，我上次來過，早就知道，那犬共是五隻，爲首三隻，剛由前面樹林中，分頭竄到，跟着，又聽身旁歡吠，三人回顧，原來那是兩條最猛惡的純種藏犬，悄沒聲

由身後掩來，認出主人，同聲歡吠，搖頭擺尾，親熱非常，文嬰見後，來兩犬幾和驢一般大，吃得又肥又壯，目光如電，態更威猛，笑說，上次來去，俱都有人引路，又是白天，曾看到幾隻，因未理我，祇聽崔師姊說起，他們如何靈慧猛惡，像這兩隻最大的，尙是初次看見，似此猛獳，差一點的野獸，如何能是敵手，南曼笑說：你還不知道他們的利害呢，祇要一聲號令，多遠都能聽見，當時趕來，休說別的野獸，便是山中虎狼，遇上他們，一樣難於活命，那年春天，附近竄來一隻大虎，就這一隻藏犬，和另外一隻雜種小犬，將其活活咬死，小的一隻，虎死之後，還啣住虎頸不放，本身也受了重傷，等到其他猛犬，聞聲趕來，虎已死在地上了，山內外的人，祇是住在新桃源的，都會打獵，其實，多一半，還靠狗的功勞呢，話未說完，對面又馳來四人，村人聞得犬吠，也紛紛由林中趕出，跟在新來四人後面，相隔數十步外，三人業已認出，當頭四人，正是山中同盟兄弟，如意剪岑同，華亭小雙俠，徐立，徐果，和女俠崔真，飛步迎上，正在同聲招呼，看出來人，雖都短裝，帶有兵器，口氣甚是高興，轉眼對面，問知方才因接山外傳來的信號，說三人業已回山，因在山外，發現可疑人物，也許暫時不能回村，須要查看清楚再定，因黑鵬回時，接到女俠明月光雙劍夏南鶯，命鵬帶回的書信，得知三人，在外經過，以及仇敵不久來攻的信息，一則，急於相見，又知三人，年輕好勝，心疑山外來了仇敵，既敢提前來此窺探，可知不是尋常，仗着村中，連來了十幾位好友，不怕敵人，乘虛而入，便分四人，出山相助，就便查看虛實，連日并無事故發生等語，

三人才發了心，鐵笛子一路尋思，認定先見火光，發自村中高崖之上，仔細一問，方才剛吃夜飯，人多不會走出，雖有專人守望，東南高崖，偏在村旁隱僻之處，一向無人留意，所以無人見到，如有動靜，早已聽說，鐵笛子心中仍是疑慮，山口所居，本是新桃源分出來的耳目，入口便在人家後園之內，休說外面，看不出來，不知細底，或是無意中走到入口左近，也決難於尋到，隱僻已極，鐵笛子因接勞行使留書，彷彿踪跡已洩，便和衆人，商計一陣，重又佈置，指示了些應付機宜，方同往裏走進，爲了風聲，越來越緊，山中諸俠，表面雖和平常一樣，暗中戒備，甚是嚴密，另外還各請了幾位外來的英俠至交，相助防守，一行剛進山口，內裏的人，業已接到沿途傳來的信號，迎將出來，鐵南二人，這次出外，時候最久，功也最大，互相道勞禮見，慰問甚是懇勤，三人見村中，除原有弟兄外，大俠智生，三俠童忙子，日前相繼抽空出山，又將昔年老俠林颺之女，林氏三玉中的玉鸞玉男請來，加上山中五俠，原有佳賓，和新近來訪，得信留下的一般男女英俠，一共也有二十來人，本領弱的，祇一兩個，當日又是童忙子之妻，女俠夜如虹任彩鸞的生日，彩鸞本是林氏三玉中，林玉虬的女弟子，所結交的姊妹甚多，每年今日，均要來此一聚，三人到前，全村正借此爲由，置酒歡會，鐵笛子見了衆人，才得想起，暗忖，一路查看形勢，前見火光，必是東南高崖上，發出無疑，十九是因村中正吃生日酒，又當天寒歲暮之際，平日從無變故發生，祇管戒備，佈置也極周到，火光現時，人恰不在外面，加以天黑不久，爲首諸俠，以爲各地都有專人，輪流守望，村

中地方廣大，地勢平坦，四面均是峯崖環繞，稍有警兆，便可發現，未免疏忽了些，守望的人，祇知防那向外一面，和山口要道，沒有留意村後崖頂，火光又是略現即隱，所以無人見到，及和衆人一說，均當鐵笛子，多半認錯地方，否則，就是彼時，都在屋中飲酒，外面到處有人守望，照三人所說，那大一片火光，這遠相隔，均可望見，火中還有人影，休說守望的人，便是正在飲食的諸位弟兄姊妹，也必有點警覺，斷無此理，并說黑鵬昨早奉命飛走，往請林玉虬，歸來許有好音，平日常在高空飛翔，也無所見，崖後不會有人，鐵笛子知道自己，不會看錯，當時不會爭論，暗中却留了心，連南曼均未告知，到了村中，因席已散，三人又在外面吃飽，遠道歸來，都有話說，談了一陣，又吃了一頓消夜，衆人均說，連山口外十七盤一帶，俱都派得有人，并無可疑形跡，鐵笛子暗忖，眼前本山，就有異人隱伏，山外所見奇僧，便是一個，誰也不會發現，如何能說此話，次日一早起身，先照往年舊例，和全體村衆，見上一面，互相慰問幾句，昨夜業已問知那幾處守望人的姓名，乘着二女，和諸位女俠，說笑歡聚，獨自尋去，仔細一談，果然那兩處守望人，昨日黃昏後，均曾因事離開，因是爲時不久，轉眼就回原地守望，什麼也沒有看見，鐵笛子聞言，業已疑心，事情湊巧，最後問到一人，名叫王安，是個外面救來的災民之子，人最機警，本領也比別的村人較高，答說，昨夜天黑不久，自在高處守望，還約了一個同伴，在暗影中，吃酒說笑，忽聽狗叫之聲，知道村中最大的兩隻猛獒藏犬，雖被爲首諸俠，派往山口外面，相助守望，黑鵬前日，又奉命出山送

信，留下這幾隻雜種狗。雖不如那兩隻純種猛獁，祇更靈警，無事從不亂叫，就是發現猛獸，和可疑形跡，也必看清來勢，將其圍住，爭鬥起來，方始發聲吼叫，如何無故自吠，一聽聲音，是在村旁危崖之下，因當地村人，均是身受慘痛，啼飢號寒的，貧苦無告之人，經諸俠屢次在外，扶危濟困，試問對方，心性純良，勤儉耐勞，方始引入山中，一同開荒，耕種自給，爲了身受救命之恩，村中制度公平，勞逸相當，爲首諸俠，照樣躬耕，并無例外，人心素來感奮，團成一片，一經衆議，從無一人違背，明知平安無事，奉命輪值的人，也決不肯輕易走開，先向那兩起人，均是孤身守望，地方無關重要，又曾奉命，可以走動查看，昨夜一個歸家添衣，一個出恭，往返也並沒有多少就攔，王安覺着犬吠之聲有異，便託同伴，代爲守望，拿了兵器，趕往旁崖一看，犬吠之聲已止，共是三條獵犬，正朝西北崖腰上竄落，見了王安，連聲低叫，咬衣示意，又朝上撲，跟去一看，危崖壁立，祇離地丈許高處，有一段崖坡，再往上去，便直到頂，常人決走不上，壁上連個籐樹俱無，狗自無法上去，尋到崖坡上面一看，地上橫着一條極毒的死蛇十步灰，知這東西，長才三四尺，奇毒無比，嚴冬時節，怎會出現，先疑那蛇，潛伏崖頂土穴之中，崖石突然崩塌，落將下來，用燈一照，地下偏是乾乾淨淨，除那條三尺來長的死毒蛇外，并無石土崩墜之跡，極似冬眠時節，由上墜落，跌死在地，并無他異，好生不解，因恐蛇毒太重，特意用樹枝挑擲在附近深溝裏面，見那獵犬，并未再吠，也就罷了，這時，室中諸俠，正在說笑歡飲，狗又祇叫了幾聲，并未驚動，仍回原

處守望，鐵笛子等三人回村，也未告知，及至鐵笛子，尋來一問，回憶前情，忽然想起，獵犬雖由崖坡縱落，但是始終仰望崖頂，作勢欲起，因那峭壁太高，無法上去，神情甚是憤極，彷彿崖頂上，還有東西，因見上面，月光斜照，并無動靜，將狗止住，便即回轉，也許有什原故，方始說了出來，鐵笛子本來認定昨日所料，十九不差，問得十分仔細，問完，又令王安，引往墜蛇的崖坡，上下細看，朝陽正照其上，崖頂果是靜悄悄的，排空直立，崖下也無可疑之處，如換旁人，必當事出偶然：查看不出所以然，就此拉倒，鐵笛子却是心細如髮，問完看完，還不放心，又將那三隻獵犬，引往當地，照着平日訓練，發出信號，用手一比，內中兩犬，便仰頭連聲低吠，作出急怒交加之狀，幾次作勢，往上竄去，另一隻也是目不轉睛，朝上仰望，不時叫上兩聲，鐵笛子心方一動，岑同忽然尋來，說衆人公議，師弟和南師妹，勞苦功高，昨日早起，又來了兩位遠客，因值三嫂生日，未及專誠接風，加上本年豐收，打獵採藥所得，比往年多出好幾倍，全村弟兄姊妹，覺你兩夫婦，在外勞苦，這些雖是大家用心力換來的財物，因你二人未歸，上月又經公議，准備將所得，分出多半，幫助我們，在外救濟窮苦，下餘四成，仍是吃用不完，本來大家日子，過得就好，公積又早提出，打算再提二成，加入公積，還有一成，大家紮些燈綵，過個極快活的肥年，但是全村的人，均非要等你夫婦回來，不肯享受，偏巧得到賊黨來犯的信息，因此一面命人送信，催你速回，一面佈置過年的事，你三人到後，人心越發歡喜，山中又來好些至交，正好一舉兩便，先爲你和來

賓，接風三日，全村歡宴，大哥和崔雨二位師妹，方才再三勸說，俱都不聽，村規少不違衆，祇得聽之，方才你們，和衆相見，他們恐你推託，不肯當面明說，仗着準備停當，樣樣齊備，我來時，村中長老，來向我們通知，他們昨夜，便在暗中商定，非但接風酒，業已準備停當，并還將前兩月，分別去往城中，和託人在江船上，帶來的，各種山中難得吃到的東西，俱都連夜備齊，豐盛已極，如今已快開席，聽說你正在外，查看本村形勢，命我來尋，到了前面，才知你和王安在此，又折轉來，大家等你入坐，你兩個快回去吧，王安恰巧無事，這類歡宴，村中遇到農隙，或是採荒打獵，經過多日勤勞，滿載而歸，常時舉行，爲首男女七俠，雖是領袖，不是有事發號施令時，起居飲食，都和衆人一樣，遇到這類盛會，照例是在全村公建的一片樓台亭館之內，風景佳處，各隨所喜，同時歡飲，雖因近來，村中人數越多，當中一座議事所，容納不下，并不限定都擠在廳內，但是衆人，情份深厚，都喜熱鬧，不願分散，尤其這幾個首領所在之處，除却平日各家自作小飲，都喜坐在諸俠身旁，至少彼此可以望見之處才高興，山中氣候溫和，花開不斷，連日天又晴美，於是把許多酒席，都設在露天底下，和附近疏林之中，鐵笛子這次出門，已有兩年，村人知他夫妻，胆大好勝，貪功疾惡，日常都在盼望談論，好容易盼到功成歸來，羣情大悅，格外興奮，鐵笛子已有兩年多光陰，不曾過到這樣好的日子，一心又在東南崖上，先見朝來村人，滿面喜容，忙來忙去，祇知近年，光景越好，人多，收穫也更加多，心雖喜慰，還沒想到那是爲了自己，不會在意，東南

崖下，又是全村最冷僻荒涼，石多土少之地，中間隔着大堆奇石怪峯，和大片松林，擋住目光，也看不出。及至隨了岑同，繞石穿林而出，目光到處，就這往返，東南危崖下，共總個把時辰光陰，業已換了一村景象，非但遠近樹林上，都掛滿村中自製的大小紗燈，通往正北，今早還未去過的大片園林路上，所有人家，均是張燈結彩，到處歡呼，許多村人，不論男女老少，都穿着自製的新衣，三五爲羣，滿面喜容，一路說笑，往前走去，彷彿全村均在喜氣籠罩之下，快活到了極點，自己一過，更是遠近歡呼，親熱非常。村中地方廣大，出產衆多，除當中大片盆地外，另外還有幾條大小山谷，更有就着瀑布山泉，開出來的幾條溪河，縱橫交織，好在那幾條山谷，都是崖高谷深，與外不通，盡頭處不是峭壁參天，便是瀑布水源，谷中却又地勢平衍，泉甘土肥，花草更多，風景清麗，衆人議事行樂的這一片園林，偏在東北角上，全村祇這方圓數十畝的一角，風景最佳，花樹最多，水木明瑟，自然佳妙，起初本是一片荒蕪，三四年前，爲首諸俠，見村中越來越富足，山勢險阻，出入不易，村民又一年比一年，人多安樂，由大俠智生提議，在衆人歡應之下，乘着當年農隙，陸續興修，人心喜奮，不久成功，先蓋了一座議事廳，和養蠶織布的幾所樓房，另外祇有兩座臨水亭台，後來村人，見當地石多土少，不宜耕種，重又集衆公議，添蓋出大片亭台樓館，并將通往山外的一座崖洞，開闢出來，建作暖房，和存糧之所，使與這片園林相通，無論避暑避寒，各種公衆行樂宴會，俱都設備齊全，應有盡有，事隔三四年，內裏陳設用具，越發完備，并還設有冬

夏兩館，專爲全村男女老少，閒來自往讀書識字之用，在此隆冬無事之時，便是平日，也到處都有許多人在往來遊玩，或在紡織，和製造農具的作場中，隨意做工，本是人們常去之所，自從同樂園，建成之後，誰也極少守在家中，當日因鐵笛子等三人，山外新回，文嬰從此住在村中，又不離去，迎新接舊，併在一起，越發顯得熱鬧，鐵笛子一路和村衆招呼說笑，還未走到，遙望前途，疏林外面，議事廳前，廣場之上，業已佈滿了酒席坐位，都是一色大紅桌披椅墊，陽光又好，看去越發鮮明，內有十幾個受恩深重，盼歸最切的老少男女，因方才是在諸俠所居樓前，匆匆一見未得和鐵南二人面談，遙望穿林走來，同聲歡呼，越衆向前，互相慰問了一陣，方同往廳內走進，爲首諸俠，和近兩月來的佳賓良友，已早到達，各地樹林內外空地上，都生起了地火，鍋勺亂響，水沸之聲，與泉響松濤相應，再雜人們笑語之聲，越發顯得歡天喜地，熱鬧非常。

三 窺古洞鐵笛子陷身

鐵笛子見爲首諸俠的席位，都在廣場中心，共是三桌，因有幾位新來良友，正由諸人陪客，往附近遊玩，還未全回，祇坐了兩桌不到，還空着十多個坐位，全村老少，沒一個不是喜容滿面，心想，這裏真是人間樂土，大家歡歡喜喜，度那和平安樂的歲月，陰謀侵害的人，真個作孽，這些外來的仇敵，偏要作對到底，實在可恨，反正水火不能并容，如不就此一舉，將其全數除去，早晚是個大害，西北高崖上的火光，必有原因，

昨夜狗吠可疑，弟兄姊妹們，人數太多，事前一與明言，至少也有一半跟去，非但容易打草驚蛇，萬一崖那面，另有原因，昨日所見奇僧苦沙彌，說在附近山中居住，他就不是孤身一人，同伴也必不多，聽他口氣，洞中業已闢有兩個本領甚高的囚人，昨日又被押去兩個仇敵，如非人跡不到之區，山洞還要深大，決辦不到，前山幾處小洞，如何隱藏禁閉，何況這幾個囚人，無一弱者，心凶計毒，什麼事都做得出，稍一不慎，必受其害呢，可是這裏全山我俱踏遍，不止一次，算來祇西北崖後，那兩座大洞，最是合宜，也許人藏崖後，比較合宜，也最近情，可是他那去路，就避開新桃源這一面，由南轉往西北，也要經過許多峯崖澗壑，這比由村中峭壁，施展內家輕功，踏壁直上，還要難於飛渡，況又帶着兩個受傷不輕的仇敵，孤身一人，如何一同越過，莫非另外還有一條祕徑，連我們在此多年，均未發現不成，昨夜人影火光，實在可疑，狗叫和由崖頂跌死的毒蛇，決非偶然之事，如其衆人同去，內有幾位外密，不便拘束，如今真相難知，不能預料，莫如借一題目，連對南曼，俱都不說，獨自前往窺探，就是昨夜，看錯地方，或是別處峯崖上，偶然發生的野火，至少也可照着勞行健，留書所說的後崖一帶形勢，查看明白，自從以前在此隱居的晏，陳，赫連，三位女俠，移居鬱荒，由我弟兄七人，接替主持之後，更多收容窮苦人民，來此耕種的第二年起，西北方這片峯崖森林，我便無暇由此來往，乘此一舉，索性越過那兩處絕壑高崖，橫穿森林而出，再由另一條山洞祕徑入口，走將回來，就便查看洞中那些埋伏阻隔，在近年常時在外奔走，無暇內顧之

時，是否防禦周密，中間兩處可以封閉的洞中險地，是否合用，豈非一舉三得，主意打定，連昨夜到前，村後犬吠，毒蛇下墜之事，均未提起，王安雖然同坐在旁，平日謹細，知道鐵笛子，是七俠中的軍師諸葛亮，算無遺策，言不輕發，見他不說，也未再提，跟着人都到齊，全村歡宴，爲防萬一有事，把人分成前後兩起，隨到隨吃，輪流入坐，因鐵笛子等三人一回，村後一帶，加了防備，已有專人防守，照着預計，休說村人，個個胆勇機警，除却有限幾個老弱婦女，誰都會點武功，來了敵人，當時警覺，便是兩處入口要道以外，祇在五六里內，有了可疑形跡，也必發現，稍現敵意，還未容他，走近入口，村中的人，已先得得到信息，當時迎出，由山洞通行的那條秘徑，中間層層阻隔，并有兩處奇險，仇敵深入窺探，更是送死，并還無須多大本領的人防守，便可隨意指敵死命，山中諸俠，自從上月，得到信息，便召集村衆，分班去往山外，演習了好幾次，一面乘着農隙無事，和平日出獵之便，按照兵法，隔上三五日，必有一次操演，村人平日，均受過訓練，就是武功差的，因得高明傳授，有的雖然限於天資年歲，多半不弱，運用起來，指揮如意，并能三兩爲羣，各自迎敵，人人胆勇，靈活已極，鐵笛子問知前情，稍爲放心，決計飯後，一人往探，可是昨日剛回，大家情義深厚，加上許多外來的男女英俠，都是久別重逢的良友至交，相對敘闊，談笑風生，這等酒飯，不知不覺，竟由午前，吃到午後未申之交，大家都有七八成醉意，方始終了，鐵笛子早在席上宣說，附近山口外，還有幾家山民，都是遠方救來的災民苦人，上次出山，曾託我

往他家鄉，探詢他的親族，方才席上，因他們均在山口外飲食，要過兩天，才到輪值之期，意欲前往一訪，就便查看附近形勢，南曼，文嬰，也要跟去，還想拉了崔真同行，後因兩位新來的女俠，取笑了兩句，鐵笛子又力說，我今此去，就便還要往江對岸，訪着兩位苦朋友，也許明早才回，我是答應人家，不便失約，如今來了許多位至交，你姊妹應在家中陪客，這又不是對敵，或是有什事情發生，何必多此跋涉，南曼負氣，打消前念，笑說，你們不知，鐵師兄是個孤鬼脾氣，最喜獨往獨來，鬼頭鬼腦，立不安，坐不穩的，走在路上，恨不能當時飛到，及見山中，并無變故，便不耐安靜了，剛到家住了不滿一日夜，又要出去遊蕩，最可氣是，樣樣自命不凡，非要做出才說，不願人知，我料定他所說，都是鬼話，我們且不跟去，看他一個人，能鬧出什麼花樣來吧，衆人知道一雙未婚小夫妻，雖然情深愛重，但是二人，都有童心，均喜引逗取笑，南曼因鐵笛子，機警心細，動作神速，往往事前不輕洩露，行踪莫測，事後得知，自己却做了被動，常時爲此拌嘴，照例說過就完，照常親熱，知是關心埋怨，并非真個負氣，又見鐵笛子，故意低聲下氣，當衆陪話，口裏認錯，人却非走不可，也不要旁人跟去，經此一來，連別人也被攔住，鐵笛子早將應用兵器帶好，并將三俠童帽子，由雁山六友那裏得來的靈蛇絲所製飛索，七十二天梯，連綾環暗中背人裹去，連那枝鐵笛，緊藏腰間，辭別衆人，獨自起身，爲防被人看破，特意繞遠，故意走向出口一面，到一偏僻之處，回顧無人跟來，再朝附近兩個守望的壯士，悄悄囑咐了幾句，令其有人來問，如何回

答，少時來人接替，并往山口那面，送上一信，然後施展輕功，由左近踏着危崖峭壁，上到崖頂，再往裏走一段，估計不會被下面的人看見，一路飛馳縱躍，覓路往村後通往東南方森林的危崖下面走去，村中地廣，上來所行相返，中間險阻又多，相隔雖遠，仗着武功精純，身輕如燕，許多難行之處，均可飛越過去，就這樣，也走了小半個時辰，方始到達昨夜落蛇的崖坡頂上，那一片崖頂，甚是寬大，祇是山石崎嶇，高低不平，人在上面，仗着突出崖頂的怪石甚多，却易隱藏，還未到達，細看前面崖頂形勢，業已心動，覺着自己，和山中諸俠，以前真個粗心，這等地勢，如何爲了崖壁險峭如削，上下太高，便不留意，及至走到再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崖頂上面，也有里許來寬，一片坡陀，由此往後，成一斜坡，地勢逐漸高起，因其又寬又長，上下又高，人立下面，至多祇能看出前面崖口有限所在，再往裏去，下面便看不出，又有別的峯崖隔斷，常人不能上去，無法遠望，靠近村口一面，又是大片平曠沃野，村人按時耕作，都認爲這環抱全村的大片峯崖，無異銅牆鐵壁，誰也不會朝上留意，崖頂斜坡，隨同坡陀起伏，波浪一般，逐漸高起，再往前溜，上面直無一塊平地，石齒尖銳，也頗難走，到了盡頭，却和刀切一般，一落數十丈，那兩座崖洞，便在後壁腰上，內中一座，由近頂三四丈，突出一片寬仄不等，丈許來長的平崖，下面便是那條大壑，同在平崖右側，古松之下，松生石縫之中，夭矯如龍，蒼鱗鐵幹，甚是剛勁，枝幹粗壯，上面松梢，似在昔年折斷，旁枝雖頗繁茂，頂却是個禿幹，又是彎曲向上，內一禿幹，離開崖頂，才六七尺，飛舞生

動，形態甚奇，隔着那條大壑，休說飛越崖頂，便落在近頂平崖之上，也非常容易，對崖地勢較低，灌木叢生，春夏之交，毒虫蛇蟻，到處伏竄，又有許多污泥濕地，最是難行，另一崖洞，離頂約十多丈，相隔尙遠，洞也最大，內有好幾間天然石室，離開對岸，非但較近，洞下相隔三丈之處，并有一片淺坡；壁間還橫着一條天然棧道，雖有幾處中斷，輕功真好的人，仍可隨意往來，鐵笛子以前，便是由此上下，初意先到崖頂，昨夜墜蛇之處的上面，查看一陣，再去下面兩洞窺探，然後由那一片森林，繞出山去，還未走下，先就發現崖頂上，散着一些燒焦的樹枝，知道當地，乃全崖最仄的一段，另一大洞，非但崖頂，還要寬出兩三倍，再往前走，形勢更險，不會輕功的人，休說上下艱難，簡直無法立足，如其所料不錯，無論是否仇敵，必在前面大洞之內，也許火光，便由那面崖頂發出，暗忖，側面崖頂，都是山石，草木不生，怎有燒焦的樹枝灰燼，遺留在此，同時又見崖上有一二三尺來高，尺許粗細，突出崖頂的山石，折斷在旁，彷彿被人新近扳倒，痕跡猶新，下面現一洞穴，并有一條死蛇。被石壓斷，地上碎着兩粒土塊，約有酒杯大小，想起昨夜死蛇，忽然醒悟，知道這類號稱十步灰的毒蛇，具有特性，又最凶猛，雖然一樣冬眠，最喜藏伏高亢乾淨之處，遇到冬陽暖時，偶然還要出穴，吐去所含土塊，向太陽噓氣，祇不再吃東西，行動遲緩，到了驚蟄以後，走起來便其行如風，尤其餓極求食，追逐生物，簡直比箭還快，人還不會看清，蛇已一瞥而過，所到之處，野草轉眼枯死，人被咬中，決走不出十步之外，但這東西，最是靈警，每晒冬陽，

都在中午陽光當頂，無人之際，蛇穴照例又在高而向陽，又最隱僻的石縫之中，照此形勢，分明上面石筍，被人扳斷，內中所藏兩條毒蛇，一被石塊打死，另一條竄將出來，也被那人，隨手一拋，或是受驚急竄，竄過了頭，落向崖下跌死，因其冬眠無力，所有奇毒，都在口裏，蛇口土塊，業已吐出，那人由火光中，認出毒蛇，不等反噬，便自下手，才未受傷，夾人隱伏在此，踪跡自然隱秘，何以登高發火，不怕被人看見，豈非怪事，難道此人，祇顧這裏爲止，或是無心尋來，先不知崖那面，藏有大片藥土，彼時天氣，又太昏黑，用火照亮，等到發現下面有人，才將火滅去不成，但他扳斷石筍作什，連想不解，斷定人在下面洞中，硬看准形勢，覓路掩將過去，因事太奇突，敵友難分，不知對方爲何隱藏在此，如是苦沙彌還好，萬一異派化敵，隱伏洞中，專爲窺探村中虛實，來者決非庸手，雖祇崖頂里許之隔，身邊帶有旗幟信號，稍有動靜，下面援兵，立時相繼趕到，到底打草驚蛇，就算下面住的是苦沙彌，這類行踪詭秘的異人，雖非旁門之比，連山教家規又嚴，終非純正一流，對外決不肯說細底，正好作爲事出無心，窺探他的動靜，怎麼能够長點見識，即使相遇，也有話說，藝高人胆大，自恃一身本領，便遇強敵，至多不能取勝，也不至於大敗，上來料定無人便罷，如其尋到，決非易與，爲防萬一，連那輕易不用的一枝鐵笛，也暗懸袖內，輕悄悄掩將過去，崖洞離頂不高，由上縱落，易被裏面的人發現，上來提氣輕身，落在松樹頂上，仗着輕功高強，又是一株秃幹，真如落葉飄隨，未感絲毫聲息，動作又極靈巧迅速，輕輕一翻，便就勢一個轉

側，到了灣口崖缺外的老幹之側，先將身子隱住，準備稍有動靜，便可縮往缺口之下，隨意起落探看，等了一會，不見動靜，忽聽頭上彷彿蝙蝠振翅之聲，方想白天那有蝙蝠飛出，無奈崖頂來路，均經細看，不見人影，先未留意上面，又被松陰遮住，看不出是什麼東西，正疑望間，叭的一聲，目光到處，乃是一隻生梨，由上墜落，業已跌得粉碎，知道洞中，如其有人，聞聲定必驚出，此時此地，怎會有梨墜落，心更奇怪，當是洞中同黨的暗號，忙將頭往下一縮，手抓下面崖石，懸身上窺探，等了一陣，并無回音，洞中老是靜悄悄的，借着崖缺怪石掩避，兩面探看，也無影跡，實在不解，忍不住縱將上來，試探着往洞中掩進，那洞并不甚深，但是兩旁寬長，右面更有兩間天然石室，并有一個深穴，絕好藏人之所，透光的石縫，有好幾處，目力稍強，便可看清，起初斷定昨夜火光，既在此洞之上，人也多半在此，誰知一路戒備，尋遍左右各地，休說是人，後來發光照看，連人到過的痕跡，俱都沒有，灰塵中均是自己的腳印，暗道一聲晦氣，忙又趕出，見那碎梨，却是肥大新鮮，山中菓樹雖多，這樣半斤多重的大梨，却未見過，決非小鳥所能啣來，可是方才又聽振翅之聲，除鳥啣墜以外，又想不起別的原故，仔細再看，忽然發現碎梨上面，并無鳥嘴啣過痕跡，越想越奇怪，重又縱到上面，細看無踪，因已認定決非偶然，說不定便是對方警告，於是格外加了小心，同時發現另一大洞，相隔既遠，離頂又深，如往前面降落，難免驚動洞中的人，如用靈蛇絲套索，下到壑底，借看下面怪石，和半枯的灌末之類掩蔽，緣壁而馳，掩將過去，到了前面，

再看形勢上升，比較隱秘，主意打定，便將那特製靈蛇絲絞盤取出，用索頭烏金鈎，搭在松根之上，看准腳底形勢，直瀉下去，下降一二十丈，再將套索抖落，重又下降，其實，套索尚長，祇爲洞下崖壁，凹凸不等，常有灌木小松，挺生石縫之中，許多阻礙，爲防被人瞥覺，接連三次，方到壑底，上下相隔甚高，初意下面祇是野草灌木怪石之類，沒想到靠近內壁下落之處，地勢更低，并還橫着丈許來寬一條溫泉，水勢不大，靜靜的緩緩流動，溫度頗高，熱氣微微騰起，觸手頗熱，才知平日常見下面，雲霧迷漫，實是溫泉熱氣，因無落腳之處，對面水邊，亂石縱橫，高低錯落，因其地勢居中，人在上面，微一縱躍，前面大洞中人，立可望見，想了想不妥，瞥見相隔身旁三四丈，橫着一條殘缺不全，而又險陡的天然棧道，心想，落到上面，再打主意，真要無路可走，索性多費點事，施展師傅獨門輕功，和壁虎一樣，手附崖壁，由削壁上面，遊將過去，隨用手挽緊套索，腳往左近石角上，輕輕一躍，便和盪秋千一般，由下飛起，落向棧道之上，再往前崖勢越發陡縮，四無攀附，并有幾處，長滿苔蘚，必須避過，以免污衣，由旁滑落，再說，下面溫泉越寬，溪澗對面，又橫着大片污泥，面上還在冒泡，有毒與否，也不知道，先在石上，收好套索，把兵刃暗器，全都移向胸前，然後反掌向後，而朝前，提氣輕身，手脚并用，攀附過去，這等走法，比較艱難，移動也慢，鐵笛子原因懷有戒心，恐中暗算，准備稍有警兆，祇將手脚，輕輕一按，便可朝溫泉對岸，飛落應敵，離開壑底溫泉，也祇兩丈，并不甚高，上面都是零亂石角枯藤，遮蔽之物，相隔

太遠，又恐露出形跡，不看准不往前進，動作較慢，也較費力，正悔先未想好，自受麻煩，如其撲空，豈不冤枉，猛瞥見左側不遠，崖勢越發前傾，中間却凹進一大條，定睛一看，乃是好幾丈長的一個巖凹，暗忖，以前真個粗心，許多地方，均未尋到，幸而前幾年，不會出事，這些地方，如早被仇敵發現，暗藏在內，遇機侵擾，搜索起來，豈是容易，正要過去，忽又發現兩根絞在一起的松枝，附身絕壁之上，無論窺探動手，均是麻煩，人隨念動，業已經輕往前飛落，這才看出崖凹甚深，那松枝明是人力絞結，上繞枯藤，并且氣力極大，越發留意，忙將兵刃暗器，握在手中，掩往一旁，側耳靜聽。再往裏走，跟着發現崖凹那一頭，也是中空，高高低低，一直穿向前面，沿途并連發現乾糝碎屑，和爛枝枯柴等物，又有一本手抄的書，塞在石縫之中，洞中黑暗，雖是練就目力，也看不出，又不敢發光照亮，驚動對方，同時，聞到一股血腥氣，胆大好奇，逕由那寬仄高低不等的夾層洞逕之中，戒備前行，底下不再見有痕跡遺留，試探着連用火筒，貼地照看了幾次，均無異狀，路却甚長，後半越走越高，正估計前面大洞，必已快到，便不相通，也在近處，忽然走到盡頭，乃是一個奇石矗立的大洞，正由怪石叢中，覓路前進，忽聽慘號之聲，隱隱傳來，空洞傳音，分外淒厲，鐵笛子何等機警心細，這幾年來，經歷又多，稍為一聽，便知有人身受毒刑，恐怖慘厲，已達極點，想起昨日所見，暗忖，照此情勢，苦沙彌必在前面洞內，擺弄仇敵，報復多年怨毒無疑，多大仇恨，也祇一死了事，何必這樣殘忍，受刑的不止一個，都是武功極快的人，竟會這樣衰

號，禁受不住，身受不知如何慘法，可見旁門終是旁門，教規雖嚴，所行的事，到底過分，心中尋思，一面循聲掩過，打算看個明白，本無他意，鐵笛子素性雖然疾惡如仇，人却厚道，多凶惡的仇敵，也祇一殺，輕易不肯折磨，見不得這類慘酷，由不得面帶憤慨之容，沒想到無意之舉，竟被暗中的人看去，洞中怪石太多，祇聽慘號之聲，由隔壁傳來，尋不到入口，聽聲音又似可以通過，仍往前尋去，忽然發現左近怪石上，有淡微的光影一閃，仔細一看，原來那是一條五六尺高，又灣又斜的一條裂縫，仄祇數寸，中間還有兩處阻隔，便是內功極好，身軟如綿，并能鎖身縮骨的能手，也未必容易由石縫中擦過，這片崖壁，約有丈許厚薄，雖與隔洞相通，祇能看出灣仄一帶，對面彷彿點有燈火，前見石上光影，便由此透出，也許有人走過，閃了一下，祇覺洞那面，地勢不大，別的全看不見，好奇心盛，又聽哭號求告之聲太慘，便由下而上，順着那條灣縫，看將過去，剛移向高處，看出洞那面，立着一個赤着上身的血人，戰兢兢附身撐扎面過，嘴裏不住慘哼，頭髮蓬亂，雙目佈滿紅絲，神情萬分痛苦，恐怖已極，一時激動義憤，認定苦沙彌不應如此，自己過去，又太艱難，待要出聲招呼，向其勸告，猛覺身上一緊，同時便聽身後冷笑之聲，業已被人擒住，知道不妙，急怒交加，忙將罡氣運足，奮力一振，以鐵笛子的功力，此舉休說是人，便是一付鐵甲，罩在身上，也非震碎不可，誰知身後敵人，非但行家，并還比他高明，罡氣真力，用得越大，夾得越緊，宛如一條極粗的百煉精鋼，連肩帶臂，一齊繃住，越掙越緊，連氣都透不過來，再用擒拿

法，左右前後，幾次猛撲，又用雙腳反踢，照樣無用，那高本領的人，本身竟會失去主權，身不由己，無論是那一面，休想振動分毫，腿腳踢在那人身上，更似與鐵相撞，堅硬無比，如換常人，反爲所傷，同時身子也被那人，輕輕夾起，一言不發，往怪石叢中，繞穿過去，又驚又急，覺着敵人，身材頗高，決不是苦沙彌，因被夾緊，氣都難透，心又怒極，也未開口，跟着繞了六七個灣，地勢忽然下降。耳聽，小賊，你且在此安靜一會，等候發落，便宜得多，祇敢逃出一步，休想活命，剛聽出那是一個女音，眼前一花，倏地一亮，已被那人，隨手拋起，因出意外，吃方才那一夾，周身酸痛，好容易緩得一口氣，無力掙扎。等到身子一鬆，落在軟處，才知周身被敵人用一種特製的網套，連頭帶腳，一齊套緊，凌空吊起，又是一個越掙越緊的奇怪套索，幸而鐵笛子應變機警，開頭四肢酸痛，打算稍一緩氣，然後掙斷縱落，取出兵刃暗器迎敵，未先用力，緩了一緩，等到把氣緩過，正待拔劍斷索，忽然覺着不動還好，一動便糟，再一想起敵人不是不知身邊帶有寶劍，和我是個內家能手，如非這類網索利害，和靈蛇絲一樣，刀劍不斷，怎會將我綁吊在此，連兵刃暗器，均未搜去，此索并無手指粗細，如此堅韌，不將他看准，如何可以妄動，念頭一轉，欲發又止，果然稍一用力動作，必有反應，那東西又黑又亮，一看便知其堅無比，巧妙非常，才知利害，心更驚急，敵人心意難測，老被吊在這裏，也不是事，本疑方才料錯，也許苦沙彌，并不在此，我被隱伏洞中的異派強敵，受了暗算，否則，聽苦沙彌口氣，祇有好感，決不致於爲敵，便他教規，也不

會傷害善良，怎會有此凶暴舉動，因打算試探着斷綁縱落，忽聽慘號之聲，斷斷續續，由遠而近，洞中也有光影閃動，上下四外一看，不禁越發憤怒，原來那洞，又高又深，上下兩層，所吊之處，估去一小半，直通到底，對面是片平崖，內有一小半，也可走到下面，乃是丈許寬一條兩三丈長的斜坡，上下壁上，都掛有碗口粗細的火把松燎，與來路所見相似，但長得多，最前面彷彿兩旁均有洞徑可通，中間一段，正是方才灣縫中所見之地，那身受慘刑的人，單是前面，便有五個，下面洞底，還有三個，兩個似已送命，橫尸在地，一個也是周身鮮血淋漓，祇穿一條褲子，赤着雙腳，戰兢兢在那佈滿沙石的地面上，連擦帶滾，動作極慢，號聲慘厲，并無什人看守，也未有人動刑，不知何故，自己和自己作對，朝那崎嶇不平，滿佈碎石的地面上滾擦，受這活罪，如係自願，又不願這等慘號，先還當是邪教中人，許了什麼愿心，細心一聽，竟是哀號求死，不知何故，手脚均未上刑，不能自殺，偏又自找苦痛，全身業已糜爛，還不停止，上層那個血人，走得極慢，業已緩緩臥倒，順坡滾下，照樣自找痛苦，受那活罪，前面石筍上，靠着三人，周身亂抖，也未上綁，另外還有兩個，也是如此，動作均是慢極，大都力竭聲嘶，慘號不已，最前面兩三個，相隔太遠，看不真切，看得見的五個，均無昨日所見二賊在內，古洞陰森，雖有四枝松燎，洞太高大，又有怪石，兩邊森立，光影昏黃，壁間怪石，和那大小石筍，都似惡鬼夜叉，猙獠飛舞，待要搏人而噬，中間雜着兩具死尸，和一些周身戰慄，滿地打滾哀號的血人，看去越發成了地獄變相，慘厲無比，鐵笛

子雖然胆大氣盛，處此凶險淒厲之境，人又被擒，吉凶難測，也由不得生出恐怖之感，正把氣勉強沈下，穩定心神，想打主意脫險，忽聽顫聲咒罵，最前面兩人，業已抖顫着全身，彷彿咬牙忍痛，迎面起來，定睛一看，這迎面兩人，一個手上，業已發出一股碧綠的火焰，一望而知是異派中的毒藥火器，火光映處，看見那兩人的面目，和那凶殘瀟厲神情，因快走避，相隔不過兩三丈高遠，如非行動遲緩，已早發難，人還未到，已在切齒咒罵，料知來意不善，凶多吉少，人被凌空綁吊，休說脫身，掙扎皆難，別的兵器，也還無妨，這類毒火，人被套索纏緊，連內家罡氣，均難施展，如何能當，端的凶險已極，心方一驚，人在危急之際，由不得心慌意亂，何況眼前這等可怕的形勢，急於脫身，又想將那鐵笛子取出，祇要空出一手，便好得多，照來敵本身苦痛之境，劈空一掌，便可轉危爲安，將其打倒，那知身上套索，威力至大，巧妙非常，不掙猶可，這一掙綁得更緊，總算警覺得快，立時停住，縮骨鎖身之法，業已施展，并無用處，知那綁索，拉性極強，壓力更大，隨同往裏收縮，再想復原，決辦不到，不敢再施前法，往裏收縮，最氣急是，左手雖在無意之中，連腕掙出一段，但還不滿一尺，孤伸在外，餘均纏緊，連想把右手的兵器取過，都辦不到，同時試出，絲毫真力，也不能用，如非功力精純，善於應付，照方才用那大力，早被逼成一團，氣都難透，就這樣已是難過異常，何況危機瞬息，轉眼就要發作，祇管怒火填胸，還要勉強忍耐，把心氣沈穩，聽其自然，壓力才好一些，剛發覺如其安靜不動，那似網非網的套索，壓力便似減輕了些，但

是極緩，稍爲用力，又被壓緊，雖悟出一點妙用，仇敵已越走越近，相隔祇有丈許，眼看危機已迫。當此陷身山腹古洞，呼天不應，喊地不靈，空有一身本領，絲毫不能施展，眼前仇敵，那等凶殘，業已越逼越近，無論何人，也是急急交加，恨到極點，正想死得冤枉，忽聽敵人議論，神情雖更凶厲，內中却似含有一線生機，明知這類凶人，萬不可信，到底還可死中求活，祇要套索一解，休說這類身受慘痛，手脚均不容易抬起，老痛得牙齒亂顫的仇敵，不堪一擊，便能動手，也不放在心上，心方一動，忽聽少年男女，呼喝之聲，由隔壁來磨石洞中傳來，其勢絕快，人已由遠而近，心中狂喜，正待將對面仇敵穩住，少年男女呼喝之聲，忽又隔遠了些，因恐仇敵警覺，這類異派凶人，手狠心毒，一被聽出，來的是自己一面，發難更快，不敢冒失回應，又因來路，繞灣甚多，中間還經過一座空洞，地方甚大，路雖時高時低，最後困在這裏，估計還是降到最低之處，再往上走，雖祇一壁之隔，中間曲折甚多，時遠時近，否則，便須由那灣繞通過，多大本領，也非容易，來人呼聲，却似在上，始終未聽下降，恐其初來，不知途徑，但怎知道人困這裏，奸生不解，念頭似電一般瞥過，那兩個凶孽，業已立向面前石坡之上，因是坡道，離人雖近，高低相差，反到更遠，一個先將手中毒火，朝旁邊怪石上一指，立有一股無聲毒火，噴泉也似，衝將上去，相隔兩三丈的一幢怪石，立被炸碎了一大塊，那毒火發時，祇小酒杯粗細，筆直向前猛射，勢如雷電，前面火頭，也祇海碗般大，所到之處，那崖壁固的崖石，炸散不奇，最奇是，輕重大小，全可隨意運用，

知道生機太少，仇敵祇將火頭一掉，人便炸個血肉橫飛，并無無法與抗，看出有心示威，又聽來人，呼聲已止，越發憂疑，恐其去遠，無法來援，立時大聲發話，准備問二凶孽，此是什麼地方，我非怕死的人，此舉有何用意，拿火的一個，剛在低聲厲喝，小狼狗聲，鐵笛子也是怒火中燒，料知此時，身在毒火緊迫之下，就有援兵到來，也禁不住敵人手微一動，反正性命難保，怕他作什，正在反口喝罵，二凶孽見他頑抗，面容更轉猶厲，咬牙切齒，剛怒喝得一聲小狗找死，手中毒火，已往腳底衝來，鐵笛子見勢不佳，雖知必死，仍由不得發揮本能，施展輕功，用足全力，往上一提，就勢凌空往旁一偏，人雖越發綁緊，却和打秋千一般，往旁盪去，毒火剛由腳底掃過，驚慌百忙中，看出二凶孽，一個手都難抬，口雖咒罵，聲都發抖，彷彿苦痛到了極點，一個雖祇一手能動，但那毒火，可以隨意轉側，朝人射到，這一用力，綁得越緊，敵人乘着擺盪之勢，照樣可下毒手，萬難幸免，隨同盪回之勢，見仇敵目注自己，毒火已快衝射過來，剛怒吼得一聲，把眼一閉，准備送命，就這危機一髮之中，耳聽一聲慘號，猛覺身上一輕，二凶孽已倒了一個，毒藥火器，也自甩落地上，同時，瞥見前面趕來的男女四人，正是南曼，崔真，文嬰三女俠，同了童忙子，人雖不會脫綁而出，不知怎的，身會鬆開，彷彿凌空立在一網兜之上，正想用劍，斷索而出，忽聽有人喝道，不可妄動，語聲甚細，聽去十分耳熟，前面四人，也自趕到，見人就殺，洞中那些凶孽，都似受盡無窮苦痛，悲號宛轉，死活不得，一見有人殺他，非但不避，反到面現驚喜之容，毫不抗拒。

那血肉模糊，在粗石地上磨擦打滾，哀聲慘號的，更惟恐死得不快，一個個顫聲悲呼，我們惡貫滿盈，自知該死，身受已够，快請開刀，感恩不盡，再停手往旁一看，越發寬心大放，驚奇非常。

四 毒刺鑽身鎖筋縮骨斜陽衰草遇怪驚奇

原來南曼等三女俠，自鐵笛子走後，雖已看出此行有事，并還關係重要，因其胆大心細，本領高強，比這類還要凶險的事，俱都無恙，又因新來幾個至交姊妹，久別重逢，想要敘闊，本沒打算跟去，隔了些時，林玉虬忽由山外來會，正說所聞仇敵形勢，因南曼夫妻情厚，人雖未去，心却懸念，無意中間童忙子，六弟和你背後，說些什麼，是否去尋苦沙彌，還是去往隔崖，窺探敵踪，忙子便將鐵笛子借走靈蛇絲之事告知，玉虬聞言大驚，忙問，苦沙彌已二十多年，不聽音信，怎會來到這裏，此人雖是旁門異派，人最方正善良，以前身受，尤爲慘痛，你們如當尋常異派，與之爲敵，豈不又多麻煩，南曼文嬰，忙將經過告知，玉虬驚喜道，這樣還好，可是連山教下，家規嚴厲，行法慘酷，雖然不是罪大惡極，從不輕用，不知細底的人，看一必生反感，他們也決不願被外人看見，禁忌又多，旺弟胆大好奇，雖然昨日和他相交，窺探他的隱秘，就因事前，不知細底，又可借目探敵，無心發現，到底犯他教中的忌，難免誤會，就不致於傷亡送命，也必多生枝節麻煩，并且苦沙彌，本是連山教祖羊良，第十二個關山門的弟

子，最是寵愛，人也以他最好，本要傳授衣鉢，誰知十二弟子中，有兩個陰險窮凶的敗類，非但勾結外敵，殺師叛教，事前并還看中苦沙彌之姊美貌，用淫藥迷心，輪姦兩月，人剛清醒過來，便被慘殺，彼時苦沙彌，人雖不滿二十，因是從小孤苦，被乃師由一惡人手內救出，七八歲上，便得傳授，聰明用功，本領并不在一賊徒之下，爲防報仇，乘其尋訪乃姊之便，誘往深山之中，陰謀暗算，當時殺死，本極容易，又因二賊貪得苦沙彌奉命寶藏的一部劍訣，和幾件寶器，用極殘酷的刑法，威逼毒害了好幾天，身受種種苦難，人已成了血人，並還將他放在一個滿佈極短毒釘的鐵匣之內，受盡楚毒，苦沙彌因痛乃姊死時之慘，末了十多天，叛賊出外回轉，又說仇恨深重的師父，已被暗殺，祇管受盡苦難，終不屈服，本來叛賊凶毒，幾無人理，苦沙彌即便獻出劍訣藏珍，仍是不免一死，又因刑毒慘重，連想自殺，都辦不到，周身骨頭，均被縮緊，人已成了殘廢，這日正待拚受奇痛，試用未破完的真氣，震斷心脈自殺，忽然來了救星，這時，叛賊勾結外敵，兩輩同門，均被殘殺殆盡，祇有一個女同門師兄逃出，雖極痛恨師仇，力不能敵，費了許多事，才請出一位前輩異人，合謀將苦沙彌救往王屋山深洞之中，人已奄奄一息，如非叛賊，用心凶毒，所用毒藥，雖使身受的人，苦痛難當，但有延續生命之力，本心使其死活兩難，不料苦沙彌，却因此保住了殘生，救他的那位老前輩，說你如其不想復仇，聽其殘廢，祇消三日，便可定痛結疤，慢慢養好，人却成了廢物，如想報仇，便須強忍三年苦痛，終日臥在床上，絲毫不能轉動，連飲食大小便，均須專人

照料，別的好辦，這三年活罪，決不是人所能忍受，尤其周身傷痛太重，頭幾天爲了用藥，洗刮傷毒，將腐爛的膿血皮肉削去，暫時用了麻藥，人還好受，等到醫治過後，麻藥一解，便要痛不可當，周身如割，慘酷已極，因有一面善實，床雖特製，到底不能凌空而臥，這類極痛苦的洗刮醫治，去舊生新，并非一次便罷，一次比一次難熬，上來不
打定主意，具有極堅強的毅力恆心，中途如受不住，又決不能更改，豈不誤了自己，死
活兩難，爲此言明在前，問他走那一條路，苦沙彌也是慘酷怨毒太甚，仇恨深重，這時
剛剛上了麻藥，將痛止住，那位前輩高人，又是神醫，連給他服了三次固本保命，精氣
調元的靈藥，已能隨便開口，本是內行，知道利害，聞言，強忍悲痛，慷慨答應，祇有
一絲氣在，便非報仇不可，并照他們教中規矩立誓，那位高人，因這三年苦痛，慘不
可言，本來還想勸阻，另託別人報仇，也是一樣，一見他的意志，這等堅強，業已立誓，
自無話說，苦笑答道，你不是不知這三年的光陰，每日所受慘痛，勝於百死，既有這等
志氣，我必想盡方法，減少你的痛處，但你本身，却須靜養，使那無邊苦痛，均成習
慣，在藥力輔助之下，將來能勉強入夢，方可轉危爲安，暫時悲憤，反有害處，前半
年多，你終日身如油煎針刺，決難安眠，我另外再用藥力滋補，無論如何，也免得你疲
勞太甚，增加苦痛，更難治癒便了，苦沙彌自然感激萬分，由此連熬了三年苦痛，連經
過兩三次的開刀刮洗，方始痊癒下地，一個美少年，從此變成醜鬼，身材本來不高，經
此一來，越發短小，因其所受苦痛太甚，口鼻五官，全都縮在一齊，醜怪已極，在玉屋

山中，苦練多年，引人救他的那位女師兄，始而自借劍訣藏珍爲由，調虎離山，才得將他救出，後在王屋山中，同練了些年，老恐仇敵，惡貫滿盈，先爲別人所殺，被叛賊得去的那部劍訣，雖是不全，當初爲了救人，仇敵人又機警，假的騙他不動，反有性命之憂，不得不將他作爲香餌，事後想起，却又悔恨，恐將劍訣學會，連後半部未到手的，也被日久參悟出來，那位前輩高人，自苦沙彌，病癒下地，傳了三四年本領，說往海南訪友，便未回來，走時曾說，叛賊本領甚高，又與竹山教餘孽勾結，我們人少，非但報仇甚難，還不可露出絲毫踪跡，必須你們兩人，把新舊傳授，練到爐火純青，才可相機行事，最好等我回來，商定下手，否則，便要弄巧成拙之言忘記，那位高人，又是多年不歸，沒有信息，實忍不住，因恐苦沙彌，功力不到，獨自借故下山，一去又是好幾年，沒有音信，苦沙彌雖然憂疑，但守恩師之誠，又知這位老前輩，行跡隱祕，無名無姓，仇敵并不知他來歷，人更謹細，劍術高強，雖是師父昔年最尊敬的好友，仇敵始終不會見過，平日專借賣藥爲名，救濟窮苦病人，不會露出破綻，守定行時之言，不敢妄動，又苦盼了幾年，先走那位女同門，仍未回轉，實在無法，再對鏡尋思，形貌大變，就遇敵人，也看不出，何況前後兩位恩師，所傳劍術，均已練到時候，再算光陰，也將近二十年，越想越恨，激動復仇之念，帶了師傅烏金木魚，出外尋訪，以後詳情，無人得知，祇聽說他先後和叛徒相遇，苦鬥了好幾次，最後一次，叛徒仗着幾個竹山教凶孽之助，將他打成重傷，并有被殺的話，由此二十多年，不聽提起，多半當他不在人間，

正派中幾位長老，還會爲此激動義憤，想殺叛徒，無奈他們，祇管互相報復仇殺，雙方仍按教規，不願外人知道，叛徒還約幫手相助，苦沙彌始終一人苦鬥，許多事情，還是竹山門下凶孽，傳說出來，誰也尋他不到，過上些時，也就無人在意，不知怎會來到這裏，所說的那位老前輩，也許便是他的記名恩師，此人向無名姓，我還是二十年前，無意中聽齊師叔說，他外號藥夫子，西南山中的採藥人，多半這等稱呼，并非真名，連諸位老輩，也都不知他的來歷，祇知此人，公正慈愛，對人謙和，年紀老像五十多歲，生着一部疏落落的長髯，看不出一點異處，如是此老同來，即使旺弟犯了他們的忌，也不妨事，就怕此老不在，又發生別的誤會，就討厭了，衆人不等話完，早已想走，玉虬笑說，事情還慌不得，人也不可得太多，你三姊妹和岑同，算是一路，我師徒二人，再和忙子做一路，分頭去往後山一帶搜索，現在就動身，再把我一知半解，說將出來，遇事由岑同，上前答話，因我到前聽說，敵人還要由此來犯，必須分別清楚，不探明來歷，不可妄動，所遇如是他們，無論詞色多難，也須慎重，苦沙彌生得瘦小醜怪，雖是一望卽知，還須防那同來的人，照他教規，如非真個對他不和，決不出手，也不肯說謊話，祇和他講理，問明再說便了，岑同等開言，同聲應諾，玉虬又教了一些教中的禁忌，便同起身，剛一過崖，遙望前面森林中，飛起大羣山鳥，便料有事，玉虬看出有異，互一商量，自帶童忙子任彩鸞夫婦，先往前面，飛馳趕去，南曼，文嬰，昨日便聽鐵笛子說，後崖兩洞，容易藏人，又在崖頂上下，發現枯枝斷柴，和鐵笛子在洞內外所

留脚印，樹石崖壁上，又有鈎過痕跡，斷定人在當地，因和鐵笛子走法不同，一見下洞無人，便回到崖上，順着崖頂飛馳，往前面大洞趕去，快要到達，忽然發現一條隱在枯草灌木中的裂縫，可以上下，并似有人動過，相隔那洞，也不甚遠，便同下降，快要到達洞旁，怪石之上，忽又發現隔着溫泉好幾丈的壑底亂石之上，飛也似駛來一個形貌衣着奇古的長髯老人，貌相十分清秀，正與林玉虬所說，藥夫子形貌相似，心方驚喜，待要招呼，來人動作絕快，本由橫裏順壑底亂石頂上駛來，猛一抬頭，瞥見上面，有人降落，未等開口，人已飛起，四人祇覺眼前，微風颯然，人影一閃，那前輩高人藥夫子，已在面前危石邊上立定，岑同忙先開口，問了一聲，老前輩可是別號藥夫子麼，來人聞言，似頗驚奇，接口笑道，你們可是尋找同伴的麼，人在下面洞中，本來我可引你同去，但是前面林中有事，方才又見你們有三人前往，林中來者，乃是幾個隱伏多年的異派凶孽，去的三人，不知能否抵敵，這裏事情又急，我一身難於兩顧，可恨我那同伴，祇知守他教規，性太剛暴，我又剛剛聽說，雖已命他趕去，事不難料，還有一人，偏又和我同時離開，以致發生此事，不知歸未，雖然洞中那些惡人叛賊，正受惡報，無故將好人困住，也不應該，我此時急於前往，將其放落，那地方業已封閉，你們無法走進，祇能照我所說走法，由旁洞穿進，我去放人，本來無須全數入洞，祇爲我當初也是連山教門下，曾立誓言，他們所受慘酷苦痛太深，這等還報，也是難怪，我雖不以爲然，不便下手，也不便勸他改變教規，你們外人，來得正好，洞中那些受傷受苦的，都是那兩

個叛賊和所有徒黨，你們見一個，殺一個，給他一個爽快便了。這些雖是去了爪牙的蛇虎，內中兩個，身邊還有凶器，先那兩個報仇的，因這些凶孽，業已無力蠢動，行動皆難，這些凶器，又不願帶走，準備等他死後，連尸首一同封閉山洞之內，此時想起，內中一個，表面受了重傷，一手已廢，人還能夠行動，許多可慮。昨日黃昏，便因苦沙彌，走時疏忽，幾被兩個凶孽，越崖逃走，如非發現得早，我又趕回，便不漏網，也多費事，就這樣，另一同伴往追時，還被他扳斷石筍，由上打下，幾乎受傷。所以這兩個盜賊，身受也是極慘，其實不須如此報復，我防萬一有什變故，這條路又比你們遠，請快走吧，四人見他，詞色匆匆，不容回答，便引四人，往下縱落，略為指點途向，便朝上面飛去，一閃不見，心想，此老人墜入洞，如何反往上面飛走，雖然奇怪，因聽鐵笛子，人困洞內，全都發急，更不尋思，便照所說，往裏鑽進，入口乃是一個崖縫缺口，入內一轉，到一深穴之中，再由裏面，照藥夫子所說，曲折上升，中途因聽洞內慘號，相隔不遠，越發驚疑，同聲呼喊，也無回應，好容易尋到所說複壁夾縫，施展輕功，擦身而過，再由一尺許大小的小洞，蛇行鑽出，剛望見火光，便看出鐵笛子，被人用套索，凌空吊在後洞中心，下面立着兩個凶孽，內中一個，正是昨日那個姓馬的，手發毒火，朝上射去，人剛和打秋千一樣避開，火由脚底射過，比昨日所見綠色火星，更加猛烈，洞中崖石，遇上紛紛炸散，形勢業已危極，四人情急心慌，剛怒吼得一聲，前二惡賊，業已仰倒在地，眼着，便見左上角，相隔洞頂不遠的危石之上，立着一個瘦小枯乾

的和尙，鐵笛子綁索，立時縮開，但是還未脫身，南曼，文嬰，認出那是苦沙彌，猛想起藥夫子之言，正要低聲招呼，岑同，崔真，早已看出洞中那些凶孽，生死兩難，想要自殺，不能自主，一個個血人也似，種種慘酷苦痛之狀，同時，又見放火行凶二惡賊，業已倒地，更不怠慢，先各動手，一路殺將過去，人多手快，轉眼殺光。苦沙彌似知背後，有人主使，朝四人看了一眼，忽然凌空飛起，朝鐵笛子撲去，南曼不知何意，心方一驚，兩條人影，已同迎面飛來，原來苦沙彌，本領之高，真個出奇，竟由相隔好幾丈，靠近洞頂，一片極仄的危崖之上，飛燕掠波一般，不知怎的一來，便將那昂在洞頂的套索，連人抄起，一同飛落，人還不會沾地，套索已被解開收去，衆人那好眼力，竟未看出怎麼把人解開的，心中敬佩，一同禮見，苦沙彌見鐵笛子，行完了禮，神態如常，笑嘻嘻想要開口，苦笑說道，我真對你不住，又不知你們的事，走前忘了招呼，說我們在此寄居，又承了你三人的情，你那仇敵，如其趕回這裏，去往村中侵犯，決不使其飛渡過去，你們年輕好奇，又想窺探我的踪跡，以致受此虛驚，我那師兄，雖是一位女同門，因其所受苦難，并不在我以下，祇少去那三年慘痛，別的都差不多，祇有更甚，復仇心切，多年患難，養成偏激之性，對於教規，守得又嚴，方才擒你，并無殺害之意，一則外人窺探，犯了我們禁忌，又因仇敵，鬼計多端，日前曾有同黨來此，想將先被囚那兩個窮凶極惡的幫凶救出，昨日又會乘機逃走，狡詐非常，見你偷看時，面帶悲憤之容，心中生疑，想要盤問，我昨日忙於報仇，又有事出山，你們幫我的話，還未

告知，以致發生誤會，另一面我和恩師，又恰離開，他擒你時，又發現森林那面，有了動靜，心疑仇敵黨羽，以致兩頭無暇兼顧，將你吊起，匆匆趕去，我們昨日疏忽，祇當這些凶孽，無力反抗，休說真氣已破，又受過教中的刑，前後兩三處出口，均極仄小，他們行動皆難，這樣險峻削壁絕壑，此即便放他走，他也不逃，祇求速死，少受慘報，於願已足，不曾想到別的，誰知馬賊，凶狡非常，我因見他昨日業被你們打傷甚重，受刑之後，兩腿終日酸麻痛癢，行動皆難，沒有留意，誰知這廝，跟我走時，暗將身邊藏了多年的一粒靈藥，吞將下去，雖然苦痛不輕，比另外幾個凶孽，却要好些，當着我們，裝得甚像，我師兄恨他不過，又立意要他，多受三月活罪，以代我報那昔年深仇，上來用刑，又祇是下半身，祇使不能逃走了事，因其無力走動，誰也不會防備，你如不來，他也不會出什花樣，你到之後，他覺有機可乘，內一同黨幫凶，乃竹山教下，第一個凶孽，身邊帶有毒藥火器，可以借用，同時想到昨日仇恨，意要用毒火，逼你幫他逃走，上來祇是示威，等你仗他指教，脫綁而出，乘我三人離開，故意顛倒黑白，拿眼前慘狀證明，反說我們，如何凶毒，再巧使你將他救往村中，再下毒手暗算，沒想到惡貫滿盈，恩師和我，爲了一事，相繼中途折轉，匆匆相遇，問知師兄，把事說錯，還沒想到他們，會要害你，因我聽出恩師口氣，不願見此殘酷之景，我又不便與師兄違背，特意改道趕來，因我路熟，到得較快，恰巧二孽，看出套索妙用，非外人所能解開，正放毒火，被我打倒，你雖得救，却便宜了他，少受許多惡報，我生平除救我的恩師外，從

未受過什人幫助，此次報仇，不是昨日你們相助，恐還投鼠忌器，多費好些手脚，本來我們，至少要隔三月才走，如今大仇已報，雖被你們殺死，他們所經苦痛，也并不輕，從此我師徒三人，便要前往民間，專作醫救苦人之事，師兄一回，便要離開，不過，我知你們，現有強敵來犯，恰巧今日趕來，已在前面森林之中隱伏，還未到達，這些雖非我們切身之仇，也是死的仇敵新舊同黨，你們今日無須動手，由我師徒三人，代為除去，不問私人，有無仇怨，為世上多除兩個惡人，終是好事，別的不敢保，讓你們這般善良的人們，過一個快活年，免得殘年歲暮，還被這些極惡窮凶之徒，來此擾鬧，別的事將來遇見機會，再說如何，鐵笛子一聽口氣，便知當日來敵，決非尋常，又問知藥夫子已先趕去，更料善者不來，來必利害，有此異人相助，上來先給強敵一個下馬威，自是最妙不過之事，忙即謝諾，眾人聞言，也都驚喜，好奇心盛，想要跟去，看這師徒三人，如何動手，萬一來敵太多太強，也可分頭迎敵，見苦沙彌說完，祇顧閒談，并問衆人姓名來歷，連聲誇獎，并無行意，正想設詞探詢，苦沙彌業已看出，笑道，這個無須，不等你們趕到，事情已完，我因一事奇怪，還未想起，心疑另外有人，把你引來，否則，此洞就是你們來過，也不會這等走法，方才歸途，曾見那邊洞口，有一大梨跌碎，此非本山出產之物，你們昨日所帶小包，我已見過，再說也沒有帶梨來此，又故意將他摔碎之理，此梨可是你們的麼，鐵笛子先疑梨是苦沙彌師徒三人所為，一聽不是，好生奇怪，便將梨落以前，曾聽振羽之聲，經過說了，苦沙彌好似吃了一驚，尋思不

語，眉頭一縷，口鼻眉目，越發縮成一撮，貌更醜怪，衆人正覺可笑，苦沙彌忽似有點醒語；笑道，事情還拿不定，照你所說，此人你們恐還難得見到，我也不知所料是否，事隔多年，難於作准，這裏血污浪蕩，多少年來，不曾見此慘狀，你們更未看慣，森林雖不必徒勞往返，且到外面，談上一會，我也要走了，說罷，一同出洞，走前苦沙彌又用巨石，將兩處入口封閉，那麼瘦小的人，重達千斤的巨石，隨手拉動，所行也與來路不同，連繞了許多灣，才由一個又仄又小的深穴之中穿出，上面乃是崖頂，但有山石封閉，須要托起，才能走出，外表決看不出，衆人目光到處，天色已近黃昏，遙望森林那面，青白光華亂閃，宛如虬飛電舞，衆人料知雙方，正在惡鬥，勝敗難測，又看出敵人，決不止一兩個，均想趕往接應，苦沙彌自從問完了話，一直都在低頭尋思，彷彿有什麼心事神氣，見衆要走，笑攔道，我說不必多此跋涉，決不會差，實對你說，非但此時，雙方強弱已分，不過恩師爲人太好，不是對方真個極惡窮凶，輕易不肯出手，我那師兄，脾氣又太古怪，不容別人上前，又因方才誤會，自覺做錯了事，越想代你們出一點力，把事情，全攬在他一人身上，又是以一敵四，素來好勝心盛，非要照他心意不可，所以暫時還在相持，連恩師都未動手，暗中還有一兩位前輩高人，不會出面，這幾個凶孽的來意，我師徒三人，早已得知，今早出山，便是爲了查探他們踪跡，你們先那三個同伴，少時便要回轉，也許此時，業已動身，何必多慮，真要來敵太強，我已先趕去了，如我料得不差，你們最好回村，也許前面出口，多少還有點事情發生呢，這一面

都有我們，不必再耽心了，說時，衆人見苦沙彌，詞色從容，說得那麼拿穩，料非虛語，再見殘陽斜照中，前面那些刀劍光影，多半散亂，隱現無常，并有向前移動之勢，與初見時，縱橫飛舞之景，迥不相同，心方略定，遙望林玉虬，與童忙子夫婦，已由村中，往來路趕來，其行如飛，彷彿有什急事，相隔老遠，似已望見衆人，立在崖頂，忽然發出信號，催衆速退，心方一動，忽聽隔崖那面，新桃源村中，也有信號發出，上下相隔太高，崖頂又隔着一大段，雖未望見旗花升起，料知有事無疑，苦沙彌又催衆人快回，立時變計，往回便趕，鐵笛子想請苦沙彌，同到村中小飲，就便請教，苦沙彌笑答道，我不能去，從來又不飲酒，這裏有事未了，尙須佈置，你們不必再來尋我，也尋不到，以後崖後這一面，多半不會有事發生，你祇留心那兩條入口便了，鐵笛子知道這類異人，都有特性，無法相強，祇得謝了指教，并請代向另兩人致意，匆匆分別，往回馳去，正要追趕前面先走的四人，忽聽身後喊道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靜以觀變，應機而動，包你沒事，語聲不高，字字清晰，彷彿人在身後，回顧苦沙彌，仍立原處未動，說完，身往崖下一沈，人便無踪，方想，前遇擒我的人，本領真高，藥夫子和他，更不必說，忽又聽村中，號笛吹動，聽出各守原位，先勿妄動的號令，料知仇敵，當日必是前後兩路，均有人來擾鬧，聽苦沙彌口氣，崖後來敵，決非弱者，前面來的，想也不似尋常，否則，智生大哥，智勇雙全，人最持重，不是看出來敵頗強，并還難於捉摸，不會發出這類信號，邊想邊追，晃眼追上前面四人，崖頂一二里之隔，以諸俠的脚程，轉眼

趕到，一同飛馳縱下，還未倒地，便見智生，同了華亭雙俠中的徐立，同在村中心一座山亭之內坐鎮，一面發號施令，當日夜裏，全體村人，因鐵笛子夫婦新回，先後又有許多佳賓，來此聚會，特意大設筵宴，歡飲慶賀，加以連年豐收，全村富足，年下本來准備得有花燈，在羣情興奮欣喜之中，也取了出來，准備夜來點放，全村人們，還是照樣歡喜往來，各做各事，因天快黑，許多地方的紗燈，業已點起，表面正是安靜，不知底的人，決看不出有什麼事故，但是暗中戒備甚嚴，到處都有精通武藝的壯士，按照平日所演習的陣法，佈置停當，如有敵人侵入，稍有動靜，立陷重圍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休想再逃出去，智徐二人，令已發完，同在亭外山石上，借着燈光對弈，若無其事，鐵笛子等男女五俠，見新來的那些佳賓，和原有的男女諸俠，全都散開，祇有限兩個，在一條必由之路上，往來散步，村中裝束，都差不多，外人決看不出強弱虛實，新來這般人，又是時常交往的至交良友，一切詳情，俱都曉得；不過，平日祇是演習，村中一向安樂，似此真個舉動，還是開建新桃源以來，第一次見到，料知事情，決非尋常，越發心急，匆匆趕到亭下，正要走上，智生已先發令，令崖後回來的人，各照所說，分頭前往兩處山口，埋伏戒備，表面不可露出，祇叫鐵笛子一人上去，岑同，南曼，崔真，文嬰，男女四俠，立時馳去，鐵笛子趕到上面，一問有何事情發生，怎不出去應敵，照這形勢，莫非還要誘他深入落網麼，智生先說，事情難料，也許無關重要，此時尙未接到真實信息，我祇有備無患而已，我總覺着崖後今日，必有動靜，看你們的神氣，崖後不

像有什麼故，林大姊和三弟夫婦，如何未歸，你先說來，鐵笛子便將前事，匆匆告知，智生聽完，仔細想了一想，笑道，我看將來，雖是難說，最近兩三日，也許直到過年，都可無事呢，隨說，方才聞得警號經過，原來村中，共是兩條入口，一明一暗，前已說過，因日前得信，說新開的那條山徑入口，已被仇敵，看出破綻，內情雖似不知，途向走法，却被探去了些，又有分由崖後山口，兩路夾攻之言，所以前面山口，戒備甚嚴，新桃源山口內外的人，都是一體，諸俠立法良美，指揮如意，如手使指，那怕平日無事演習，也如臨大敵一樣，并不因為一向平安，就此鬆懈，况又得到外賊來犯的信息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慷慨激昂，恨不能強敵離境還遠以前，便將他除去，才對心思，從裏到外，得令之後，沒一個不是時刻小心，格外戒備，鐵笛子等，昨夜回轉之後，雖然大家歡樂高興，奉命輪值的人，反更緊張，當日爲了離年越近，山口除原有輪值的壯士外，并有幾位交情極深的來賓，自告奮勇，輪流去往口外，相助防守，可是主持全局的，仍是那些受過諸俠訓練，武功較高的村中壯士，真有事情發生，便那幾位來賓，也須聽他指揮，并無客套之說，下半日山口輪值的，是個將近中年的壯士，名叫甘回子，最是機警能幹，胆勇過人，當此殘冬農隙之時，村人勤勞已慣，除却公衆應有的歡會，由諸俠領頭行樂而外，誰也不願閒着，再沒事做，也要去往左近山野中，斫柴拾取枯枝，或是打些山鷄野兔之類，回來同吃，甘回子先在村口高地上，裝晒太陽瞭望，旁邊還有七八個人，俱都高低遠近，分別散開，各人身邊，均藏有兵刃暗器，和傳達信號之物，一有

警號發生，當時便可傳遍，甘回子枯守無聊，仔細一看地勢，覺着守在當地，時候一久，敵人如在遠處山嶺眺望，便難免於引起疑心，不如假裝斫柴打獵，往來走動，既可掩飾，還可抽空做一點事，忙由上面趕下，先令一人，代爲守望，匆匆趕回家內，又多帶了一柄板斧，幾枝鏢槍，趕回原地，恰巧幫助防守的兩個來賓，小飛俠會空兒，連珠彈尙勤，都是年輕喜事，本來防守的人，不用那多，尤其這爲首三人，本應守在屋內，或是覓地閒坐，非要發現生人，看出可疑，方始上前，另外還有幾條巨獒獵犬，仇敵無論從那一面來，都是人在老遠，便可望見，祇爲甘回子，貪功心盛，曾尙二人，更不耐空坐，早就在山徑中，散步走動，到處窺探，巴不得能有仇敵尋來，一顯身手，聽說打獵，又問知靠近另一條山洞的祕徑那面，山鷄野兔甚多，均想趕去，甘回子笑說，我這不過借此遮掩，并非真要打獵，還是斫柴的多，並且我們奉命，祇能在一帶，防守眺望，山洞那面，還隔着兩處危峯峭壁，大片坡陀野地，離此較遠，照理不應離開太遠，二位是客，看神氣不像有事光景，否則，我們隱伏在幾處高坡草地裏的獵狗，早已有警覺，二位如其枯守無聊，不妨自去，就有變故，一個信號，當時趕回，也來得及，日色業已偏西，你祇留意那邊高崖頂上，如有旗花升起，便照我所說祕徑，趕回便了，隨將兩條可以抄近的險徑，指點出來，照此走法，路要近去多半，還免上下繞越，一有警兆，不消片刻，便可趕回，二人便照所說走去，獵場恰在這兩條入口之間，離開山洞祕徑較近，又無什麼阻隔，來路前半，却是險峻已極，武功稍差的人，決難飛渡，中間還

要穿過一條寬仄不等的崖洞，內裏光景黑暗，險阻頗多，約有半里來長，春夏之交，洞中還有蛇獸潛伏，便村人輕易也不肯由此往來，出口便是大片獵場，左側一條陰仄崎嶇的山谷，走到盡頭瀑布下面，便是那條山洞密徑的入口，外人休想看得出來，曾空兒輕功最好，人也機警，身邊帶着特製的千里火筒，收發靈便，火光強烈，能够照出老遠，進洞之後，先拿甘回子所贈松燎，點燃照路，走了一多半，見前面地勢突然開廣，石筍林立，奇形怪狀，古洞陰森，手中火把，光焰搖搖，都成綠色，昏影幢幢中，那些形如鬼怪的石筍，都似張牙舞爪，待要朝人撲來神氣，一陣陣的陰風，又不時由沿途怪石叢中，和噓氣一般，朝人吹來，胆子稍小的人，非受驚嚇不可，二人見洞雖廣大，怪石太多，高低錯落，路頗難行，中間又有污濕之處，火把到此，已似滅還明，光焰不定，正在低聲談論，忽聽左近，啞的一聲，彷彿有人冷笑，空兒心中一動，忙拔雙劍戒備，喝問何人，并無回答，祇當暗泉鳴咽之聲，尙勤持火一照，石穴空無所有，又走了十幾步，也無異狀，離開洞口較近，前面業已現出一片淡微微的白影，轉眼便可走出，見曾空兒還在東張西望，留神戒備，笑說，空弟就是這樣多疑，就算洞中，藏有鬼怪，憑我二人，三口寶劍，十三串鐵蓮子，也休想討得公道，要是敵人在此潛伏鬧鬼，更是求之不得，你這樣小心戒備作什，說時，曾空兒自從開得暗中冷笑，認定不是偶然，一直都在疑心，表面不會露出，乘着拔劍，早將手中半段火把棄去，雙劍併在一起，也未分開，右手却將特製千里火，拿在手內，那東西形似一柄小鐵扇，上有磷磺，和火藥煉成

之物，一爨立燃，聞言，還未開口，呼的一聲，尙勤覺着手上微震，火把雖未墜地，火星飛舞中，連火頭也被打滅，二人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情知不妙，曾空兒手捷眼快，立將手中千里火筒一甩，筒前半段小鐵扇開處，發出一片扇形火焰，方圓數丈之內，立時雪亮，目光到處，瞥見一條黑影，飛一般在斜刺裏亂石叢中，一閃即隱，二人忙分兩路，朝前追去，那有一點踪跡，看意思，似已往外逃出，離開洞口，也祇八九丈，等到繞路追出，外面斜陽滿山，兩隻野兔，剛由側面衰草地裏竄起，如飛逃去，洞外疏林高秀，靜蕩蕩的什麼也看不見，互一詢問，均覺洞中黑影，非但動作神速，身子瘦長，難得見到。上下全黑，那麼強烈的火光，并未看出他的面目，二人都見，斷無眼花之理，尙勤先當山魃鬼怪，後又當是隱藏洞內的敵人，想發信號通知，曾空兒年紀雖輕，人却樸練，笑說，山魃鬼怪，都是騙人的謊話，我從小從師，在深山中住了十幾年，比這裏荒涼深險得多，從未看見什麼鬼怪，內有幾次，發生可疑形跡，兩位師兄弟，認定那是山中精怪所爲，我偏不信，師父也說，斷無此事，後來被我尋根究底，乃是兩隻狡猾的老猴子，在那裏搗亂，我看決非怪物，是否敵人，都難一定，否則，他那本領，多半在我們二人以上，如是仇敵潛伏，因何避而不見，如其恐我發現，驚動多人，於他不利，他又不應無故生事，將火把打滅，此事還有未解之處，我們雖和村中諸兄交厚，才來兩次，莫要大驚小怪，鬧出笑話，好在那一面，均有嚴密戒備，前面洞徑入口，幽谷之中，也都埋伏得人，洞內更是層層阻隔，多大本領，也難通過，莫如靜以觀變，照樣打獵，

暗中留意，再發現可疑形跡，也無須重走原路，率性多費點事，先到崖頂，發完信號，將兩面的人引來，前後搜索，以免祇我二人入洞，敵暗我明，被他暗算，尙勤也覺有理，便未堅持，二人談時，因防被人聽去，特意往空曠之處，看好形勢，然後低聲議論，初意洞中那人，無故引逗，是否仇敵，均有原因，早晚必要現出形跡，誰知等了一會，斜陽已快落山，終無動靜，二人好勝貪功，打着能不驚動別人，先將仇敵擒到，或是看准來歷，再行下手的主意，祇顧盤算，一面故意引逗，并說了許多激將的話，終無回應，專心探敵，打獵祇是虛應故事，并無所得，來路崖上，也無信號發出，始終那麼靜悄悄的，最後無意中談起，前面林坡上，山鷄甚多，還忘了去打，管他是人是怪，多少也打上幾隻，免得回去，叫人笑話，說罷，離開洞口一帶，穿過右側那片樹林，想往林那面坡上，去打山鷄，二人原意，守在洞外，久無動靜，也許敵人，藏伏在內，見外面有人，不肯出來，這一離開，那麼陰森低濕，霧氣逼人的崖洞，誰也不願久停在內，這一走開，洞中人聽了方才詐語，知道前後有人防守，轉眼就要夾攻，多半乘機逃竄，或另避往別處，或者出來，多少能够看出幾分，一到林內，便借樹木遮掩，邊走邊往回路窺探，來路林外，洞口一帶，是大片枯草地，稍有人影，便可看出，林木行列又稀，一望而知，二人業已穿林而過，回顧身後廣野，仍是空無所有，先在隔林望見的山鷄錦毛影子，却是動也不動，并還不少，彷彿二三十隻山鷄，合成一個錦毛團，聚在那裏，滿山坡上，長尾紛披，五色繽紛，映着斜陽，分外好看，二人心想，人已快要掩近，這裏

山鷄，如何這等遲鈍，無一驚動，忽覺山鷄雖多，多半啞着個頭，毫不轉動，有的并遠橫在那裏，似已死去，再定睛仔細一看，原來方才祇顧留神後面，分了心神，不曾細看前面，這二十多隻山鷄，均已被人打死，聚在那裏，有的并借地上衰草托住，各將長尾攤開，所以隔着樹林，便可望見他的錦毛，傷處都在頭部，有的還嵌着半片枯葉，全是新死不久，二人先已奇怪，跟着，看出山鷄傷處，也極特別，多半均似那些松針樹葉之類，打中頭頸要害，最利害的，竟被整片樹葉，將頭頸切斷，祇剩一點皮毛連住，二人均是名師傳授的少年英俠，知道內家罡氣，練到登峯造極的能手，能够摘葉穿鐵，飛花入木，具此驚人本領，誰能是他敵手，他帶了這許多山鷄，自不帶走，留在這裏，不知何意，如其來了強敵，借以示威，一旦相遇，如何能是他的對手，方自驚疑，越看形勢越緊，尙勤更埋怨空兒，方才應該早發信號，真要是自己一面的高人，必已入村，與諸俠相見，怎會兩次示威逞能，先吹火把，又用勁功，內家罡氣，打死這許多山鷄，人却不肯現身，分明是個強敵，因同黨不會到齊，人又驕狂自恃，借此先給我們一個警告，再加延遲大意，鬧出事來，顏面無光，說罷，想發信號，空兒將其攔住，方說，事還難料，你說的雖也有理，容我再想一想，話未說完，這時，夕陽快要啣山，天又晴朗，滿空都是歸巢晚鴉，成羣飛鳴，盤旋欲下，甚是聒耳，不知何故，忽然四下驚飛，分頭逃竄，彷彿受了大驚一般，二人因那許多山鷄，死得可疑，又在洞中，遇見怪人滅火之事，明知對頭，就在附近，自己一言一動，都在他的耳目之下，這些都是故意示威的做作，

藝高人胆大，加以年輕好勝，又各有一兩口好寶劍，和苦練多年的特製暗器，話雖如此，并無絲毫胆怯，均想發話叫陣，先將敵人引出，判明來歷用意，再發信號，免得仇敵影子，還未看見，先將衆人驚動。因此目光老是注定向村那面洞口曠野一帶，連山鷄也未拿，便一路戒備，自往歸途，走了回來，正準備去往洞口外面，發話叫陣，再無動靜，拼冒險，索性回往洞中搜索，當地樹林甚多，鴉羣噪晚，早已聽見，始終不曾留意到上面，等快穿林而回，隔開崖洞，祇得六七丈遠近，忽然聽出鴉鳴有異，抬頭一看，一片烏雲，帶着兩點金光，已橫空穿林而來，嚇得空中萬千晚鴉，四下驚飛，因是鴉羣太密，那烏雲來勢太快，晃眼便自臨近，驟出意外，受驚太甚，互相衝突擠撞，內有好些，竟自相衝突，受傷墜地，亂成一大堆，空中受傷的烏鴉，再紛紛下墜，越發顯得來勢利害，二人方想，這是什麼東西，如此猛惡，心中一驚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片烏雲，映着斜陽，電駛飛來，相隔越近，漸漸現出全身，因飛得低，幾於擦林而過，激得沿途草木蕭蕭，起落如潮，分外加了威勢，剛看出一點本相，未及招呼，前途斜對林邊的崖角後面，又箭一般，竄起一條黑影，正朝那片奇怪的烏雲衝去，正是方才洞中所見怪人影子，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集分解。

鄭證因最新精彩傑作

已在絡續出版的

戈壁雙姝

即將問世的

迷谷奇童

連貫精心傑作

太白奇女
秦嶺風雲
小天台
鐵指翁
黑妖狐
通天島
烏江除暴

翼人影子無雙

第五集

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

定價

著作者 還珠樓主

出版者 滙文書店

發行者 滙文書店

上海(11)山東中路二〇二弄三號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